李白 午

贈

廿十二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書情贈蔡舍人雄

憶襄陽舊遊贈馬府少巨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臨籙別留贈

贈崔郎中宗之

贈崔諮議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贈別從甥高五

贈裴司馬

敘舊贈江陽宰陸調

贈從孫義興宰銘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贈崔司戶文昆季

贈溧陽宋少府陟

贈戲鄭溧陽

贈僧崖公

遊溧陽北湖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醉後贈從甥高鎮

贈秋浦柳少府

贈崔秋浦三首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贈武十七

贈閭丘宿松

獄中上崔相渙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

流夜郎贈辛判官

贈劉都史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贈

秋日鍊藥院鑷白髮贈元六兄林宗

木落識歲秋瓶氷知天寒桂枝日已綠拂雪

凌雲端弱齡接光景矯翼攀鴻鸞【齊賢】曰淮南子葉落而知天下之秋見瓶凍而知天下之寒謝朓詩雲端楚山見楊子解朝日矯翼厲翮【士贇】曰楚詞桂樹叢生兮山之幽偃蹇連卷兮枝相繚攀援桂枝兮聊淹留沈約詩秋風生桂枝枝乘詩美人在雲端陶潛詩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曹植詩光景不可攀鮑照詩悲思戀光景密念彌歲時歲時多阻折光景之安怡又胡鴈已矯翼又攀鴻戲五煙魏文帝

喜霽賦思寄身於鴻鸞與六翮而輕飛

投分三十載榮枯同所歡長吁望青雲鑷白坐相看秋顏入曉鏡壯髮凋危冠

【齊賢】曰阮瑀爲魏武與劉備書曰披懷解帶投分託意李善曰分猶志也潘安仁詩投分寄石友南史欝林王五歲蔵高帝帝傍帝令左右鑷白髮問王我誰耶曰太翁帝笑曰豈有爲人作曾祖而鑷白髮者乎漢外戚傳曹宮曰我兒男也額上有壯髮類孝元皇帝胡非子曰解其長劍免其危冠【士贇】曰陶潛詩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鮑照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程曉女訓春榮秋枯自然之理曹植詩榮枯可立須顏延年詩僶俛見榮枯劉楨詩能不懷所歡陸機詩悠悠懷所歡王康琚詩放神青雲外鮑照詩誰令摧折強相看

窮與鮑生賈飢從漂母飡時來

極天人道在豈吟嘆【士贇】曰管仲與鮑叔賈分財漂母飯韓信二事
詳並見三卷註陶潛詩時來苟宜會漢董仲
舒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管子樞言曰
道之在天者日也其在人者心也莊子東郭
子問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後
漢朱穆崇厚論曰仲尼嘆曰大道之行也不
與焉蓋傷之也道者以天下爲一在彼猶在
已也樂毅豈適趙蘇秦初說韓卷舒固在我何
事空摧殘【齊賢】曰樂毅并護趙楚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下齊七十餘城獨莒
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立爲燕惠王惠王自爲
太子時嘗不快於樂毅齊田單聞之縱反間
於是惠王使騎劫代將而召樂毅樂毅畏誅西
降趙趙封毅於觀津號望諸君蘇秦說燕文
侯文侯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說趙肅侯肅
侯乃飾車百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

純以約諸侯於是說韓宣惠王曰鄙諺曰寧爲雞口無爲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韓王攘臂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寡人雖不肖必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土】【舒卷】曰淮南子曰道者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又曰至道無爲一龍一蛇盈縮卷舒與時變化謝靈運詩達人貴自我西京賦樸叢爲之摧殘

書情贈蔡舍人雄 梁宋

嘗高謝太傅攜妓東山門楚舞醉碧雲吳歌斷清猨因蒼生起談笑安黎元余亦愛此人丹霄冀飛飜【晉書】曰安石雖放東山事見七卷註高祖謂戚夫人曰爲我楚舞江淹詩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晉曲有子夜吳歌晉書安石不起當如蒼生何

符堅百萬入寇安石用謝玄謝石等拒之符堅大敗於淝水因以亡國此談笑安黎元也陶潛詩吾亦愛吾廬詩飄飛惟鳥士贇曰漢書谷永傳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劉向列仙傳赤松子贊曰接手飄飛泠然雙舉王粲詩曰苟非鴻鵰孰能飛飄

遭逢聖明主敢進興亡言白璧竟何辜青蠅遂成冤一朝去京國十載客梁園猛犬吠九關殺人憤精魂齊賢曰白頭吟點白信青蠅註蒼蠅之爲蟲汙白使黑盖青蠅刺讒也宋玉招魂虎豹九關豕害下人王逸註天門九重使神虎豹執其開閉言豕天下欲上之人而殺之士贇曰前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及其遇明君遭聖主也李蕭遠運命論曰故運之所隆必生聖明之君聖明之君必有忠賢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親

范彦隆詩遭逢聖明启來棲桐樹枝王僧達詩旣踐終古跡聊訊興亡言陳子昂詩曰青蝿一相點白璧遂成寃鮑照詩時事一朝異又十載學無就善宦一朝通江淹詩辯詩側京國梁園見七卷註鮑照詩曰何爲客遊梁左傳樂祈曰心之精爽是謂魂魄皇穹

雪寃枉白日開昏氛太階得夔龍桃李滿中原倒海索明月凌山採芳蓀愧無橫草功虛負雨露恩跡謝雲臺閣心隨天馬鞍齊賢曰謝靈運詩盛明盪昏氛曹子建詩譬海出明珠謝靈運詩浥露馥芳蓀楚詞註曰蓀香草也漢終軍曰軍無橫草之功後漢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大宛國馬汗血言其先天馬子也宛王禪封與漢約歲獻天馬二疋士贇曰寡婦賦仰皇穹而嘆息

左思詩皓天舒白日太階事見一卷註樹桃
李事見二卷夔龍舜臣董卓傳閭山傾海漢
鄒陽書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張景陽詩曰
魚目笑明月張銑曰明月寶珠也鮑照詩淩
崖採玉露**夫子王佐才而今復誰論層飆振六翮**
不日思騰騫我縱五湖棹煙濤恣崩奔夢釣
子陵湍英風緬猶存彼希客星隱弱植不足
援【齊賢】曰董仲舒王佐才韓詩外傳晉平公遊於河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舡人曰
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平公曰吾食
客門左千人右千人向謂不好士對曰夫鴻
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
之毳益一把飛不加高損一把飛不加下今
君食客亦有六翮在其中者矣將皆背上之
毛腹下之毳耶【士贇】曰晉書阮籍見張華鷦

鵡賦曰王佐才也由是聲名始著范蠡扁舟五湖嚴光釣隱客星犯帝座並見二卷註韋昭國語註緬猶邈也謝靈運詩圻岸屢崩奔孟子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又中庸曰在下位不援上

千里一迴首萬里一長歌黃鶴不復來清風愁奈何舟浮瀟湘月山倒洞庭波投泪笑古人臨濠得天和閑時田畝中搔背牧鷄鵝别離解相訪應在武陵多

齊賢曰蘇子卿詩黃鶴一遠别千里顧徘徊瀟湘洞庭並見三卷註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王康琚詩推分得天和唐朗州武陵郡治武陵縣士贇曰古詩離家千里客戚戚多思復徐敬業詩迴首見長安成公綏嘯賦集長風乎萬里蘇武詩長歌正

徼烈傳玄艷歌行日出來長歌續短歌䖍照
詩長歌欲自慰古樂府飛來雙白鶴乃從西
北來五里一返顧十里一徘徊雖遇新相知
終傷生別離左思詩長嘯徼清風莊子吾將
柰何史記屈原遭讒被遷乃作懷沙之賦於
是懷石自投汨羅以死索隱曰汨水在羅故
日汨羅也正義曰故羅城縣在湘陰縣東北
六十里縣北有汨水汨音覓莊子曰夫明白
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
也與天和者謂之天樂又齧缺問道乎被衣
被衣日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淮南子
日顏回夭死季由葅於衛皆迫於性命之情
而不得天和者也東漢百
官志日誰當搔其背痒者

憶襄陽舊遊贈馬少府巨

昔爲大堤客曾上山公樓開窻碧嶂滿拂鏡

滄江流高冠佩雄劍長揖韓荊州此地別夫子今來思舊遊【齊賢】曰大堤在襄陽晉永嘉三年山簡出鎮襄陽故有山公摟太白與韓荊州書曰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户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又曰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向子期思舊賦序曰余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余將西邁經其舊廬鄰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思曩昔宴遊之好感音而嘆故作賦云【齊賢】曰范彦龍詩滄江路窮此朱顏君未老白髮我先秋壯志恐蹉跎功名若雲浮歸心結遠夢落日懸春愁空思羊叔子墮淚峴山頭【齊賢】曰顧愷之與簡文同年而髮早白簡文問其故曰松栢之姿經霜猶茂蒲柳之質望秋先

零任彦升詩弗覩朱顏改徒想平生人楚詞
蟣垂兩耳中拔蹉跎【士贇】曰絶照詩鬢髮先
老白東漢書馬援嘗謂賓客曰丈夫爲志窮
當益堅老當益壯世說周處曰年已蹉跎終
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史管仲恥功名
未顯於天下魯仲連曰功名不立非智也功不
子日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劉琨詩功
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時哉不我與去乎若
雲浮羊叔子峴山墮
淚碑事見前卷註

對雪獻從兄虞城宰

昨夜梁園裏弟寒兄不知庭前看玉樹腸斷
憶連枝【齊賢】日神仙傳老君庭中有珠玉之樹蘇子卿詩況我連枝樹與子同一
身【士贇】曰梁園雪事見前卷註

訪道安陵遇蓋還為余造真籙臨別留

贈

清水見白石仙人識青童安陵蓋夫子十歲與天通【齊賢】曰詩揚之水白石鑿鑿仙傳拾遺桓闓事華陽陶先生有二青童白鶴自空而下曰太上命求桓先生世說孔文舉十歲見李膺膺奇之【士贇】曰道書有青童內文又有老君授青童大君靈書紫文修行二十四事前漢書地理志安陵屬右扶風惠帝置葬曰嘉平劉向列仙傳陶安公者六安鑄冶師也數行火火一旦散上行紫色衝天安安公伏冶下求哀須臾朱雀止冶上曰安公安公冶與天通七月七日迎汝以赤龍至期赤龍到安公騎之而上懸河與微言談論安可窮能令

二千石撫背驚神聰揮毫贈新詩高價掩山

東至今平原客感激慕清風【晉賢】孝經序曰夫子沒而微言絕漢太守皆秩二千石山東太行山之東也平原君趙勝喜賓客賓客至者數千人選詩清風激萬代【士贊】曰晉郭象字子玄好老莊能清言王衍每云聽郭象語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隋襲蘊機辯所論法理言若懸河漢書藝文志仲尼沒而微言絕師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論語崇爵識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以當素王劉子駿書曰夫子沒而微言絕前漢藝文志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時必稱詩以喻其意曹攄詩自我別旬朔微言絕于耳漢武帝内傳王母教帝以修身益精易形之道曰此元始天王在丹房中所說微言今以相付子善録而修焉晉書衛玠好言玄理遇有親友

時請一言無不容嗟以爲入微曹植撰王粲詩誄讚微言樂廣尤善談論每以約言析理以厭入之心劉楨詩曷爾新詩文範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服鄉村趙岐孟子章旨日千載聞之猶有感激

學道北海仙傳書蘂珠宮丹田了

玉闕白日思雲空為我草真籙天人懃妙工

七元洞豁落八角輝星虹

[illegible]曰黃庭內景經云閑居蘂珠作七言道書二十四悉浮沉關鎖訣曰臍下一寸二分爲丹田丹田者鼎器也日晶月華入鼎成丹又曰玉樓臺是喉嚨結龍關是肓臍絳宮是心世說何平子註老子始成詣三輔嗣見王註精奇乃神服曰若斯人可與論天人之際矣[illegible]曰西昇經老君謂尹喜曰吾將次上朝王宸遊歷帝鄉作是語已遂徧歷九天上昇上請白闕丹城蘂珠宮白日思雲

空者飄飄然有凌雲氣游天地間志也後魏道釋志泰常一年丁巳老君再降賜道士寇謙之符籙七十一卷三洞經有洞真太上上皇氏籍定真玉籙一卷莊子曰皆原於一不離癸宗謂之天人三洞經云天真皇人按筆乃書七元者道家所謂北斗七元星君也豁落者所謂豁落斗也按靈書紫文二十四事內有神虎金虎消魔豁落流金之章三十洞真經曰真文者五方真炁之精凝結成文八角垂芒或為雲篆之形或成走獸之狀帝王世紀有太星如虹下流華渚又瑤光之星貫月如虹

三災蕩璿璣蛟龍翼

微躬舉手謝天地虛無齊始終黃金滿高堂

答荷難克充齊賢曰列仙傳王子晉於緱氏山頭舉手謝時人而去士贇曰左傳三辰有災尚書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馬融云日月星辰皆以璿璣玉衡度知其盈

緖進退後律曆志聖人之作曆也觀璇璣之運三光之行鄒陽書曰蛟龍驤首奮翼沈約詩遇可淹留處便欲息微躬莊子恬淡寂寞虛無無爲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又萬物一齊孰長孰短道無終始物有死生王康琚詩歸來安所期與物齊始終老子曰黃金滿堂莫之能守顏延年詩美價難克充

下笑世上士沉魂北羅酆昔日萬乘墳今成一科蓬贈言若可重賫此輕華嵩

【齊賢】曰涪州酆都觀乃北都羅酆所治名平都福地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王京註云王京無爲之天三十二帝之都王京之下乃崑崙北都羅酆北帝三十六洞所居張景陽詩昔爲萬乘君今爲丘山土【士贇】曰三洞經欲界飛空之音曰北都泉曲府中有萬鬼群但欲過入筭斷絶人命門阿人歌洞章以攝北羅酆王拾曰羅酆山在

北方癸地周迴三萬里高二千六百里是爲六天鬼神之宮人死皆至其中荀子非相篇贈人以言重於金石珠玉張孟陽劍閣銘曰高高踰嵩華沈約詩無事適華嵩

贈崔郎中宗之 金陵

胡鴈拂海翼翱翔鳴素秋驚雲辭沙朔飄蕩迷河洲 齊賢曰時宗之謫官金陵故有此贈毛詩將翱將翔雪賦河海生雲朔漠飛沙詩云關關雎鳩在河之洲謝靈運詩河洲多沙塵 士贇曰鮑照詩河畔草未黃胡鴈已矯翼淮南子鵾鵠翱翔乎荒忽之上郭璞詩陵苕哀素秋 有如飛蓬人去逐萬里游登高望浮雲彷彿如舊丘 齊賢曰商君書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 士贇曰毛詩首如飛蓬鮑照詩暫遊越萬里近

俺詩眇然萬里遊宋玉高唐賦登高望遠使入心瘁李陵詩仰視浮雲馳楚詞彷彿以遙見陸機詩彷彿谷水陽鮑明遠詩去鄉三十載復得還舊丘日從海傍沒

水向天邊流長嘯倚孤劍目極心悠悠歲晏

歸去來富貴安可求齊賢日成公綏嘯賦乃慷慨而長嘯宋玉大言賦長劍耿介倚天外士贇日楚詞臨深水而長嘯又日極千里兮傷春心又歲既晏兮孰華予詩云悠悠我心史伯夷傳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志也故日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之仲尼七十說歷聘莫

見收魯連逃千金珪組豈可酬齊賢日孔子歷聘七十餘國而不遇說苑日趙襄子問孔子日先生事七十君無明君乎孔子不對左思詩吾慕魯

仲連談笑卻秦軍功成耻受賞高節卓不羣
臨組不肯緤對珪寧肯分曰劉歆傳夫
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
正雅頌各得其所脩易叙書制作春秋以紀
帝王之道莊子曰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
禮樂易之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
以奸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跡
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史記平
原君欲封魯仲連辭及以千金為魯仲連壽
仲連辭讓不受遂辭去終身不復見詳見前
註

時哉苟不會草木為我儔希君同攜手長
往南山幽

曰毛詩攜手同行後漢逸民
傳序長往之軌未殊而感致之數
匪一法真曰若將吏之將在北山之北南山
之南毛詩幽幽南山曰陶潛詩時來苟
冥會江淹詩功名惜未立玄髮已改素時哉
苟有會治亂惟宜貴劉琨詩時哉不我與去

手若雲浮王充論身與草木俱朽劉孝標辯命論侯草木以共彫與麋鹿而同死謝朓詩携手共行樂漢書竇嬰謝病屛居田南山下謝朓詩屛居南山下

贈崔諮議

綠驥本天馬素非伏櫪駒長嘶向淸風倏忽凌九區何言西北至却走東南隅世道有飜覆前期難豫圖希君一翦拂猶可騁中衢

齊賢曰劉越石詩綠驥倚軛於長坂漢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魏武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白馬賦曰整九區而率順漢書周亞夫擊吳吳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北史盧思道曰翦拂吹噓長其光價劉孝標廣絶交論至於顧眄增其倍價翦拂使其長鳴士贇曰劉孝標

廣絶交論雕虎嘯而清風起呂氏春秋曰儵忽往來而莫知其方漢書志歌曰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九夷服天馬徠歷無草徑千里循東道張晏曰馬從西來經行磧鹵之地無草者凡千里而至東道阮籍詩天馬出西北由來從東道陸機詩休咎相乘躡翻覆若波瀾劉孝標廣絶交論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贈昇州王使君忠臣

六代帝王國三吳佳麗城賢人當重寄天子借高名巨海一邊靜長江萬里清應須救趙策未肯棄侯嬴

齊賢曰唐昇州六代吳晉宋齊梁陳所都也謝朓詩江南佳麗地金陵帝王州昇州東控于海西帶長江至于岷山吳使聘蜀諸葛亮送之日萬里

之行實始於此【士贇】曰諸葛亮謂孫權曰鍾阜龍盤石城虎踞眞帝王所都也吳郡吳興丹陽爲三吳丹陽即今建康府漢晉六朝爲丹陽尹侯嬴教公子無忌救趙事見三卷註

贈別從甥高五

魚目高太山不如一璵璠賢甥卽明月聲價動天門能成吾宅相不減魏陽元自顧寡籌略功名安所存【齊賢】曰韓詩外傳白骨類象魚目似珠張景陽詩鉛醜誇璵璠魚目笑明月顏延年赭白馬賦聲價隆振晉魏舒字陽元少孤爲外家寗氏所養寗氏起宅相宅者曰當出貴甥外祖母以盛氏甥少而惠意謂應之舒曰當爲外氏成此宅相後爲司徒【士贇】曰揚子或問曰良玉不雕璵璠不作器魏文帝書曰良玉比之君子魯

之璠璵宋之結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兼城左傳季平子卒陽虎將以璵璠斂柱頭曰璵璠美玉也緯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鄒陽書曰明月之珠風俗通曰張伯坐養聲價西京賦妻嬈閨於閭閭註閶闔天門也立高闕以象天門三國志周瑜傳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又呂蒙傳曰籌略奇至江淹詩曰功名惜未立

五木思一擲如繩繫窮猨櫪中駿馬空堂上醉人喧黃金久已罄為報故交恩

晉書曰李充為褚裒參軍充以貧求外裒問之對曰窮猨投林豈暇擇木乃除剡縣令蘇秦黃金百斤盡晉書曰劉裕玉木事見三卷註南史宋書張瓌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說苑趙簡子謂陽虎曰唯賢者為能報恩也

聞君隴西行使我請心魂與爾共飄

飄雲天各飛飜江水流或卷此心難具論貧家羞好客語拙覺辭繁三朝空錯莫對飯却慚寃【[illegible]】日唐渭州隴西郡隴西縣王仲宣詩苟非鳴鵰孰能飛飜漢書三朝負圖籍謂歲朝月朝日朝也【[illegible]】日論語唯我與爾有是夫坒雲詩飄颻冒風塵鮑照詩羈客離嬰時飄颻無定所沈約詩短翮屢飛飜詩云我心匪席不可卷也謝靈運詩風潮難具論王充論衡甘議繁辭終不見信阮籍詩多言焉所告繁辭將訴誰自笑我非夫生事多契闊積蓄萬古憤向誰得開豁天地一浮雲此身乃毫末忽見無端倪太虛可包括【[illegible]】日左傳彘子曰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註云非丈夫也詩死生契闊莊子

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謝靈運詩溟漲無端倪

江賦總括漢泗兼包淮湖王賦日楚詞蓄結

手積思嘯賦舒蓄思之悱憤奮紆結之纏緜

石崇詩積思常憤盈漢高紀意豁如也顏師

古日豁然開大之貌郭璞江賦礙如地裂豁

天開向日豁豁然若天開莊子計四海之在天

地間也不似礧空之在大澤乎此其比萬物

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曰然則吾大天地

而小毫末可乎又曰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

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足以

窮至大之域又曰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

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

莫不小此聯全祖此意特易其字耳又莊子

日若是外不觀乎宇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

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賈誼過

秦論有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心

去去何足

道臨岐空復愁肝膽不楚越山河亦衾裯雲

龍將相從明主會見收成功解相訪溪水桃花流【齊賢】曰莊子仲尼謂季常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毛詩抱衾與裯易曰雲從龍風從虎【士贇】曰蘇武詩去去從此辭曹植詩去去莫復道鮑照詩安能行嘆復坐愁詩云如山如河曹植詩曰何必同衾幬然後展慇懃此收字義乃蘇秦讓張儀曰以子之才能乃自令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之義書成允成功惟汝賢武陵桃源事見一卷註

贈裴司馬

翡翠黃金縷繡成歌舞衣若無雲間月誰可比光輝秀色一如此多為衆女譏君恩移昔

愛失寵秋風歸【註】曰張衡七辨淑性窈窕秀色美艷云云【註】曰古詩含英揚光輝陸機詩秀色若可餐楚詞衆女嫉娥眉兮隋侯夫人詩君恩何處多愁

苦不窺鄰泣上流黄機天寒素手冷夜長燭

復微十日不滿匹鬢蓬亂若絲猶是可憐人

容華世中稀向君發皓齒顧我莫相違【註】曰宋玉登徒子好色賦曰天下佳人莫若臣東家之子登牆窺臣三年至今未許也古詩纖纖擢素手札札弄機杼終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龍照詩容華坐消歇洛神賦丹脣外朗皓齒内鮮【註】曰楚詞固將愁苦而終窮晉孫綽齋前種一株松常自守護鄉人曰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恐無棟梁之用耳晉陸機傳髦俊之才世所希有曹植詩南國有佳人容

華昔挑李時俗薄朱顏誰爲發皓齒又攘袖見素手皓腕約金環容華耀朝日誰不希令顔楚詞美人皓齒嫮以姱陸機詩巧笑發皓齒毛詩顧我則笑韓詩外傳子貢曰何志行之相違乎

叙舊贈江陽宰陸調

太伯讓天下仲雍揚波濤清風蕩萬古跡與星辰高開吳食東溟陸氏世英髦

齊賢曰史記吳太伯韋昭曰後武王追封爲吳伯吳曰吳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而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二人乃奔荆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爲文王太伯之奔荆蠻自號勾吳荆蠻義之從而歸之

者千餘家立為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
立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
卒子周章立是時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
後得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
仲於周之北故夏墟是為虞仲列為諸侯張
景陽詩曰清風激萬代名與天壤俱胡廣書
曰建鴻德流清風書曆象日月星辰孔安國
曰星四方中星辰日月所會後漢陸閎字子
春會稽吳人建武中為尚書令子續字智初
幼孤仕郡戶曹史刺史行部辟為別駕從事
子康字季寧以義烈稱舉茂才轉守桂陽安
樂二郡子績仕吳為鬱林太守調其後也至
唐世居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罷鬱林守
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號鬱林石世保其
居 **王氏** 曰晉書忠義傳序莫不志烈秋霜精
貫白日激清風於萬古厲薄俗於當年南史
陶潛傳含和隱璞乘道匿輝不屈其志激清
風於來業者矣前漢禮樂志曰進用英髦

多君秉古節嶽立冠人曹風流少年時京洛
事遊遨腰間延陵劍玉帶明珠袍我昔鬪雞
徒連延五陵豪邀遮相組織呵嚇來煎熬【[illegible]】

日延陵季札掛劍徐君墓樹事見前徐君墓
在泗州今有掛劍臺蘇秦曰臨淄之民鬪雞
走狗六博蹋鞠西都賦南望杜霸北眺五陵
曹子建詩名都多妖女京洛出少年寶劍直
千金被服光且鮮鬪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
睢弘少時好鬪雞走馬【[illegible]】曰鮑照詩誰令
東古節王儉撰褚淵碑曰風流藉甚阮籍詩
平生少年時輕薄好絃歌詩云以遨以遊謝
靈運詩仲春善遊遨禮記凡帶必有佩玉閒
雞及五陵豪見二卷樂產曰橫道自言曰遮
韻釋曰邀遮也揚雄羽獵賦前後邀遮禮典
絲凡飾邦器者受文織經組也阮籍詩膏火

自煎熬君開萬叢人鞍馬皆辟易告急清憲臺

脫余北門厄間宰江陽邑剪棘樹蘭芳城門

何肅穆五月飛秋霜好鳥集珍木高才列華

堂時從府中歸絲管儼成行但苦隔遠道無

由共銜觴**齊賢**曰史記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數里後漢以尚書為中臺御史

為憲臺謁者為外臺曰三臺唐龍朔二年改御史臺曰憲臺詩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

之忠臣不得其志耳鄭氏箋云君不知已志而遇困苦唐志揚州江陽縣正觀八年析江

都置離騷曰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釋文樹種也種蒔衆香脩行仁義蘓子

卿詩馥馥我蘭兮江文通書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

信譜一而繫之正夏天為之降霜陛士龍詩王
在華堂式燕歡會曰漢官儀御史為憲
臺潘正叔詩迴跡清憲臺謝靈運楚老惜蘭
芳丘遲詩肅穆恩波被蒼悦漢紀曰大會羣
臣於長樂宮成禮而罷莫不肅穆西征賦彪
秋霜之嚴威此只愉其政之肅穆如秋霜之
清嚴也鮑照詩珍木抽翠條嵇康琴賦曰華
堂曲宴密友近賓前漢書禮樂志絲曰絃竹
曰管又張禹傳禹身居大第後堂理絲竹管
絃皆夜乃罷古歌詞林鍾合水調入破第二
云錦庭絲管曉紛紛半入靈山半入雲此曲
多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晉書志樂歌
羅刻自成行古詩
云所思在遠道

掛席拾海月乘風下長川多沽新豐醁滿載
剡溪船中途不遇人直到爾門前大笑同一

醉取樂平生年【齊賢】曰張揖註上林賦楊梅其實似穀而有核其味酸謝靈運詩掛席拾海月三輔舊事太上皇不樂關中思慕鄉里高祖從豐沛屠兒沽酒賣餅商人立爲新豐王子猷雪夜訪戴逵見前【士贇】曰木華海賦維長綃掛帆席晉宗慤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毛詩一醉日冨漢張耳傳勞苦如平生歡

贈從孫義興宰銘

天子思茂宰天枝得英才朗然清秋月獨岀映吳臺落筆生綺繡操刀振風雷蠖屈雖百里鵬騫望三台【齊賢】曰唐常州義興縣在州西南吳王闔閭起臺於姑蘇故曰吳臺左傳未能操刀而使割也潘尼詩蠖屈固小往晉志三台六星兩兩而居起文

呂列抵太微三公之位也【王儼】曰謝玄暉詩
雄圖悵若茲茂宰深遐矚魏王固表曰王孫
公子不鏤自雕非鷇則鳳分披若木蹠派天
潢秋月乃喻其請明也風雷喻其政令之嚴
也揚子先知篇曰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
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

退食無外事琴堂向山開綠水寂以閑白雲有
時来河陽富奇藻彭澤縱名杯所恨不見之
猶如仰昭回【齊賢】曰詩退食自公宓子賤為單父宰彈琴不下堂而單父治
故後世以宰之室為琴堂潘岳為河陽令潘
尼贈詩云流聲馥秋蘭摛藻艷春華陶潛為
彭澤令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或置酒
招之造飲必醉世說戴安道年十餘歲在瓦
官寺畫王長史見之曰此童非徒能畫亦終
當致名恨吾老不見其盛時耳毛詩倬彼雲

漢昭回于天【士贇】曰韋仲將景福殿賦淥木泱泱顧愷之為山恰令抑煩以約䌹用無事晝日垂簾門階闃寂沈約詩白雲隨玉趾

元惡皆謟天疲人散幽草驚川無恬鱗舉邑罕遺老誓雪會稽恥將奔宛陵道

【齊賢】曰書元惡大憝殷仲文乞解尚書表詖振壑川無恬鱗越王句踐棲於會稽吳王追而圍之乃令大夫種行成吳辛嚭越句踐反國置膽於坐臥即仰膽飲食亦嘗膽曰汝忘會稽之恥耶唐宣州南陵縣有宛陵【士贇】曰謟天字是用尚書靜言庸違象恭滔天事注曰謟漫也貌象恭敬而心狠傲若漫天然前漢高惠功臣表錄遺老之事又劉向傳宗室遺老王褒四子講德論句踐有種蠡謀庸㓨滅強吳雪會稽之恥前漢食貨志刷會稽之恥師古曰刷謂拭除也音所劣切

亟相素所重投

刃應桑林獨坐傷激揚神融一開襟絃歌欣
再理和樂醉人心蠹政除害馬傾巢有歸禽
壺漿候君来聚舞君謳吟農人棄蓑笠蠶女
墮纓簪歡笑相拜賀則知恵愛深〔齊賢〕曰太白自註云
亞相李公重之以能政中丞李公免罷以我
官則義與嘗以事去縣因二公而復職也莊
子庖丁為文恵君解牛奏刀莫不中音合於
桑林之舞桑林舞名左傳宋人請以桑林享
晉侯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孟子簞食
壺漿以迎王師蜀志謳吟思漢毛詩荷蓑荷
笠禮書二組屬於弁垂頤而下結之謂之纓
纓之垂者謂委笄卷髮者今之簪也〔士贇〕曰
漢谷永號曰贊命之臣雖不激揚江淹恨賦
神氣激揚理字義出漢書張禹傳後堂理絲

竹管絃如淳曰令樂家五日一習樂爲理樂董仲舒策制伊欲百姓和樂詩大序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詩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名士傳阮咸哀樂至則絕過於人太原郭奕見之而心醉不覺嘆服列子有神巫季咸列子見之而心醉莊子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適遇牧馬童子而問塗焉黃帝曰異哉請問爲天下小童辭黃帝又問小童曰夫爲天下者何以異夫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黃帝再拜稱天師而退列子至德之世禽獸可繫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闚此言傾巢者喻室家已破而民樂毫政之除復來歸也後漢邳彤曰吏民謳歌思漢久矣漢書薛宣傳一笑相樂師古謂一笑爲歡樂耳後漢第五倫傳爲政清而有惠百姓愛之

歷職吾所聞稱賢爾爲最化洽一邦上名馳三江外峻節貫雲霄通

方堪遠大能文變風俗好客留軒蓋他日一
來遊因之嚴光瀨【補注】曰三江見前漢文翁爲蜀郡守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乃修起學宮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宮子弟爲除更繇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方田由是大化學於京師者皆比齊魯焉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嚴光瀨隸今嚴州【增注】曰後漢趙壹疾邪賦云富貴者稱賢光用其字爲最字義出漢書周勃傳云攻槐里好畤最如淳曰於將率之中功爲最也又宣帝紀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顏師古曰殿後也課居後也最凡要之首也課居先也又京房傳奉最當遷顏師古曰以課最而被舉故選爲他官也又梁宗室景仕齊爲永寧令政爲百城之最後漢和帝紀德化普洽顏延年詩峻節貫秋霜詩云來游來歌

草創大還贈柳官迪

天地為橐籥周流行太易 [晉賢]曰老子曰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管子曰天地萬物之橐籥列子天瑞篇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故有太易有太初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圭] [觀]曰易曰周流六虛參同契曰易行周流屈伸反覆又曰升降上下周流六爻

造化合元符交媾騰精魄

自然成妙用孰知其指的 [晉賢]曰易曰男女媾精萬物化生[圭] [賢]曰列子造化之所始者謂之本陸佐公刻漏銘入神之制與造化合符周易參同契曰觀夫雌雄交媾之時剛柔相結而不可解得其節符非有功巧以制御之本在交媾定制始先坎戊為日離己為月日以施德月以舒光月受日化體不虧傷又曰自然之所為兮

來有邪僞道惟斯之妙術考審許不誑語又
曰以類輔自然物成易陶冶又曰參廓恍惚
莫知其端先迷失軌後爲主君無平不陂道
之自然丹經曰精月華日魂月魄郭璞江賦
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之精魄江淹詩偃蹇
尋青雲隱淪駐精魄道人讀丹經方士煉玉
夜羅絡四季間綿微無一隙日月更出沒雙
光豈云隻〔晉賢〕曰參同契曰坎戊日精離己月光日月爲易剛柔相當土王四
季羅絡始終天地媾其精日月相撣持〔王賢〕曰周易參同契曰蟾蜍與兔魄日月氣雙明
蟾蜍眡卦節兔者兔生光姹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軛〔晉賢〕曰漢
真人大丹訣曰姹女隱丹砂中註云汞也抱
朴子曰丹砂可爲黃金河車可作銀子得其
道可以仙身莊子曰加以衡軛齊之以月題
音義衡轅前横木轉軛者也〔士賢〕曰參同契

日河上姹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埃塵
後漢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
運生金花史封禪書丹砂成黃金 **執樞相管轄** 十四賢曰參同契云水者道
樞又白虎爲斃樞 十五賢 曰鬼谷子門之運者
謂之持樞然則持樞者執運扃鑰也劉向傳
曰黃執樞機真人劉演金碧古文龍虎經曰
神室有所象雞子爲形容五嶽崎嶇洞際會
爲樞轄 **摧伏傷羽翮朱鳥張炎威白虎守本宅**
相煎成苦老消鑠凝津液 十六賢曰朱鳥屬火爲心白虎屬金爲
肺津液者華池神水也曹植詩相煎何太急
佛書曰生老病死苦終可厭離 十七賢 曰苦老
字恐非祖佛書之所云者此所謂相煎者即
參同契所謂升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滴
滴鼎沸馳兮暴湧不休止也苦者數數擊甚
悲兮如嬰兒慕母之意也老者煉丹火候之

老嫩悉鈆汞相制伏之道耳參同契此一段
晦翁朱文公最喜其辭韻古奧今錄于此曰
法象莫大乎天地兮玄溝數萬里河鼓臨星
紀兮人民皆驚駭晷景妄前却兮九年被凶
咎皇上覽睎之兮王者退自改關鍵有低昂
兮害氣遂奔走江淮之枯竭兮水流注於海
天地之雌雄兮徘徊子與午寅申陰陽祖兮
出入復終始循斗而招搖兮執衡定元紀升
熬於甑山兮炎火張設下白虎倡導前兮蒼
液和於後朱鳥翱翔戲兮飛揚色五采遭遇
羅網施兮壓止不得舉嗷嗷聲甚悲兮如嬰
兒慕母顛倒就湯鑊兮摧折傷毛羽偏刻未
過半兮龍鱗狎鬣起五色象炫耀兮變化無
常主潏潏鼎沸馳兮暴涌不休止雜還重疊
累兮犬牙相錯拒形如仲冬冰兮闌干吐鍾
乳崔嵬以雜廁兮棄積相支拄陰陽得其配
兮淡泊自相守青龍處房六兮春華震東卯
白虎在昴七兮秋芒兌西酉朱雀在張二兮

正陽離南午三者俱來朝兮家屬爲親侶本之但二物兮末乃爲三五三五并爲一兮都集歸二所治之如上科兮日數亦取甫先白而後黄兮赤色通表裏名曰第一鼎兮食如大黍米又曰夫陰以退陽升而前洗濯兩翮振索宿塵又曰以金爲隄防水火乃優游金數十有五水數亦如之臨爐定銖兩五分水有餘二者以爲真金重如本初其三遂不入火二與之俱二物相含受變化狀若神下有太陽氣伏烝須臾間先液而後凝號曰黄輿焉又曰太陽流珠常欲去人卒得金華轉而相因化爲白液凝而至堅

髣髴明惚塵死灰同至寂擣冶入赤色十二周律歷赫然稱大還與道本無隔

王贊曰參同契連上文云歲月將欲終毁性傷壽年形體爲灰土狀若明惚塵擣冶并合之馳入赤色門固塞其際會務令致

完堅炎火裹於下晝夜聲正勤始使文可修
終竟武乃陳候視加謹慎審察調寒溫周旋
十二節節盡更親觀氣索命將絕休死亡魄
魂色轉更為紫赫然成還丹粉提以一丸刀
圭最為神又曰陰陽相飲食交感道自然名
者以定情字者緣性言金木歸本初乃得稱
還丹又曰玄幽遠眇隔閡相連

白日可撫弄清都在咫尺北酆落死名南斗上生籍

[靈寶]曰北羅酆事見前晉天文志南斗六
星天廟也丞相大宰之位一曰天機南二星
魁天梁也中央二星天相也北二星天府庭
也亦為壽命之期[黃鶴]曰楚詞集重陽入帝
居兮造旬始而觀清都左傳天威不違顏咫
尺道藏經云東斗主算西斗記名北斗落死
南斗上生中斗大魁總監眾靈又晉于寶搜
神記曰管輅字公明善解諸術至平原見趙
顏貌主夭亡而輅嘆顏奔告父父乃求輅延命

輅曰子歸覓清酒一榼鹿脯一斤吾卯日必
至君家且方便求請其父覓酒脯而候之輅
果至語顔曰汝那日刈麥地南大桑樹下有
二人圍棊汝但一邊酌酒滿盞置脯於前
飲盡更斟以盡爲度若問汝但拜之勿言必
合有人救汝顔依言而往果見二人圍棊顔
置脯斟酒於前其人貪戲但飲酒食脯不顧
飲數巡北邊坐者忽見顔在叱曰何故在此
顔唯拜之南面坐者又語曰適來飲他酒脯
寧無情乎北邊坐者曰文書已定南邊坐人
曰借文書看之見趙子壽可十九歲乃取筆
挑上語顔曰救汝至九十年活顔拜而回管
語顔曰大助子喜且得增壽北邊坐人是北
斗南邊坐人是南斗南斗主生北斗主死凡
人受胎皆從南斗過至北斗所以祈求皆就北斗

抑予是何者身在

方士格才術信縱橫世途自輕擲〔齊賢〕曰方士方外之

士也史記蘇秦學縱横之術【士贇】曰孟子言
何人哉史秦記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
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又漢武紀海上
燕齊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風俗
通義鬼谷先生六國時縱横家正義曰漢藝
文志蘇子三十一篇張子十一篇在縱横家
者流晉書傳劉琨少負意氣有縱横之
才太白自悔其少年任術之輕故云

吾求仙棄俗君曉損勝益不向金闕遊思爲玉皇
客鸞車速風電龍騎無鞭策一舉上九天相
携同所適

【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
金闕抱朴子或曰得道之士或委
華駟而轡蛟龍或棄神州而宅蓬瀛楚詞乘
電策兮爲鞭淮南子曰電以爲鞭策許愼曰
九天八方中央也漢張良傳一擧千里後漢
鄧禹傳相攜負以迎【士贇】曰莊子曰無受天

損易無受人益難序卦損而不已必益
金闕猶朝廷之上也王皇客仙者也

贈崔司户文昆季

雙珠出海底俱是連城珍明月兩特達餘輝傍照人【齊賢】日韋康字元將孔融與康父書日惟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不意雙珠出於老蚌甚珍重之將曹植詩譬海出明珠禮記孔子日珪璋特達德也郭璞詩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古詩照之有餘輝【士贇】日晉書張載傳和璧之在荊山隋珠之潛重川非遇其人焉有連城之價照車之名乎魏孫資別傳日斯猶握和璧於秦王之庭而索以連城之價耳魏略日和氏之璧鉛之以宅山故能致連城之價

英聲振名都高價動殊鄰豈伊箕山故特以

風期親【音覲】曰漢書蜚英聲騰茂實曹植有
名都篇史記伯夷傳大史公曰余登
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箕山在河南府許
由之所隱【[illegible]】曰揚脩答臨淄侯牋曰流千
載之英聲鮑照詩奇聲振朝邑高價賬
鄉村長揚賦遐方疏俗殊鄰絕黨之域惟昔
不自媒擔簦西入秦攀龍九天上忝列歲星
臣【[illegible]】曰史記虞卿躡蹻擔簦徐廣曰簦長柄
笠音登漢書攀龍鱗附鳳翼【[illegible]】曰曹植
求自試表夫自衒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也史
孟嘗君傳云馮驩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靷
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漢書傳序贊
攀龍附鳳並乘天衢孫子曰動之則九天之
上列仙傳東方朔者平原厭次人久在吳中
爲書師數十年武帝時上書說便宜拜爲郎
至昭帝時時人或謂聖或謂凡人作深淺顯
黙之行或忠言或戲語莫知其旨至宣帝時

初棄郎以避亂世置幘官舍風飄之而去後見於會稽賣藥五湖營者疑其歲星精也

布衣待丹墀密勿草絲綸才微惠渥重讒巧生緇磷

【齊賢】曰按福傳淡赤墀之塗應劭曰以丹漆塗泥殿上禮記王言如絲其出如綸語不日堅乎磨而不磷不日白乎涅而不緇夏侯湛誅莫涅匪緇莫磨匪磷【士贇】曰此四句太白自述見五卷註漢賈山至言曰布衣韋帶之士莊子魏牟之隱巖穴也難爲於布衣之士班婕妤自傷賦俯視兮丹墀西京賦右平左墄青瑣丹墀漢書班婕妤賦蒙聖皇之渥惠兮謝靈運詩慶雲惠優渥

一去已十年今來復盈旬淸霜入曉鬢白露生衣巾

【齊賢】曰任昉詩與子別幾辰經塗不盈旬王仲宣詩白露沾衣衿【士贇】曰江淹別賦一去絕國詎相見期毛詩云蒹葭蒼

蒼白露為霜側見緑水亭開門列華茵千金散義
士四坐無凡賓欲折月中桂特為寒者薪路
傍已竊笑天路將何因【齊賢】曰張協詩顧謂四座賓多財為累愚
【士贇】曰異書言月桂高五百丈下有一人常斫之樹創隨合人姓吳名剛西河人學仙有
過謫令伐樹鮑照詩龍飛逸天路垂恩儻丘山報德有微身
【齊賢】曰論語何以報德【士贇】曰後漢馮異傳功君丘山鮑照上疏曰雖孽肌髮無報天德
毛詩欲報之德史張儀謂蘇秦舍人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江淹詩恩波被微
身

贈溧陽宋少府陟

李斯未相秦且逐東門兔宋玉事襄王能爲高唐賦常聞綠水曲忽此相逢遇掃洒青天開豁然披雲霧【齊賢】曰淮南子手會綠水之趙註綠水舞曲也毛詩邂逅相遇王隱晉書曰衛瓘見樂廣曰每見此人則瑩然猶披雲霧而覩青天【士贇】曰李斯事及宋玉事見二卷班固答賓戲曰方今大漢灑掃羣穢夷險芟荒葳蕤紫鸞鳥巢在崐山樹驚風西北吹飛落南溟去【齊賢】曰瑞應圖曰鸞者赤神之精崑山即崑崙山有鳳巢其樹見二卷莊子南溟者天池也【士贇】【[illegible]】曰司馬相如子虛賦錯翡翠之葳蕤濟曰葳蕤羽毛貌鮑照詩鷩飆西北起莊子鵬之徙於南溟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早懷經濟策特受

龍顏顧白玉樓青蠅君臣忽行路【齊賢】曰漢高祖隆準而龍顏青蠅點白爲黑以喻讒人指正爲邪【士贇】曰文中子薛公曰王氏家傳亡世矣皆有經濟之道莊子白王不毀詩營營青蠅家語子游見行路之人蘇武詩四海皆兄弟誰爲行路人

人生感分義貴欲呈丹素何日淸中原

相期廓天步【齊賢】曰丹素心也【士贇】曰莊子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晉書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及渡江中流擊楫誓曰祖逖不能淸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聲色壯烈人皆慨歎劉琨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祖期始此詩云天步艱難

戲贈鄭溧陽【齊賢】曰唐昇州江寧郡溧陽縣嘗隸宣州

陶令日日醉不知五柳春素琴本無絃漉酒用葛巾清風北牕下自謂羲皇人何時到栗里一見平生親【齊賢】日南史陶潛字淵明尋陽柴桑人宅邊有五柳樹嘗著五柳先生傳性嗜酒或置酒招之造飲輒醉不解音聲而蓄素琴一張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意郡將候潛逢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訖還著之嘗言五六月北牕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羲皇上人栗里在尋陽淵明所居處【士贇】曰蘇武詩願子留斟酌叙此平生親

贈僧崖公

昔在朗陵東學禪白眉空大地了鏡徹迴旋

寄輪風攪彼造化力持為我神通【晉賢】曰蜀志馬良字季常兄弟五人並有才名鄉里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也傳燈錄阿難將入寂藏山河大地六種震動寶積經云佛告目連我有大風輪能旋轉世界四祖與法融禪師曰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注】【晉賢】曰楞嚴經云汝觀地性麁為大地細為微塵又云相待成搖故有風輪執持世界從妄見生山河大地諸有為相後漢書崔瑗稱張衡製作侔造化列子曰造化者其巧妙其功深維摩詰經曰是天女已能遊戲菩薩神通所願具足得無生忍又維摩詰即入三昧現神通力示諸大衆曉謁太山君親見日沒雲中夜卧山月拂衣逃人羣授余金仙道曠劫未始聞【晉賢】曰左傳哀向拂衣從之金仙佛也第一祖

迦葉父飲澤毋香志昔為煅金師於毗婆尸佛入涅槃後四衆起塔塔中像面上金色有少缺壞時有貧女將金珠往金師處所請飾佛面因共發願願我二人為無恩夫妻由是因緣九十一劫身皆金色後生梵天壽盡生中天摩竭陁國婆羅門家名曰迦葉波此云飲光勝尊蓋以金色為號也故佛稱金仙儒謂之世道謂之塵佛謂之劫

冥機談

天光獨朗謝垢氛虛舟不繫物觀化遊江瀆

音義曰莊子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者人見其人又曰方舟而濟於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注曰維摩詰經語舍利佛云日光出時與冥合乎答曰日光出時則無冥莊子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墟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蹷蹷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

生者塵垢也死生爲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鶡冠子泛泛乎若不繫之舟賈誼鵩賦泛乎若不繫之舟莊子泛若不繫之舟虛而遨遊者也爾雅釋水汝爲濆又汝有濆注大水溢出別爲小水爲濆故詩有汝濆誰濆此云江濆者江水別出之涯也

江濆遇同聲道崖乃僧英說法動海嶽遊方化公卿手秉玉麈尾如登白樓亭微言注百川亹亹信可聽[illegible]曰易云同聲相應晉王衍手執玉柄麈尾與手同色會稽記白玉樓亭在會稽山陰臨流映壑晉謝安見王濛既去濛子脩問曰向客何如大人濛曰此客亹亹爲來逼人[illegible]曰鳩摩羅什譯金剛經云如來說一切法皆是佛法石闕銘海嶽黃金河庭紫貝莊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微言註見

前一風鼓羣有萬籟各自鳴啓閉八牕牖託
宿掣電霆自言歷天台搏壁躡翠屏凌兢石
橋去恍惚入青冥【齊賢】曰莊子南郭子綦曰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爲
無作作則萬竅怒號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
已人籟則比竹是已孝經援神契曰明堂八
牕四達莊子老子曰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
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孫綽天台賦踐莓苔
之滑石搏壁立之翠屏會稽記赤城山上有
石橋懸度有石屏風橫絕其上邊有過徑裁
容數人顧愷之啓蒙記天台山石橋路徑不
盈尺長數十步至滑下臨絕冥之澗楚詞玄
鶴兮高飛曾遊兮青冥註青冥太清又雲也
【士贇】曰揚子先知篇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
左傳隱公九年註陰陽相感而爲雷激而爲
霆霆電也揚雄甘泉賦馳閶闔而入凌兢脈

虔曰㥶兢恐懼也師古曰凌兢者寒涼戰慄之皃老子曰恍恍惚惚其中有物楚詞據青冥而攄虹

昔往今來歸絕景無不經何日更携手

乘杯向蓬瀛【齊賢】曰杯渡者不知姓名嘗乘木杯渡水嘗宿一家竊一金像去主人追至孟津浮木杯渡河【士贇】曰詩云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又來歸自鎬又携手同行范雲詩薄暮方來歸

遊溧陽北湖亭望瓦屋山懷古贈同旅

一云贈孟浩然【士贇】曰懷古者感貞義女墳之事也

朝登北湖亭遙望瓦屋山天清白露下始覺

秋風還【齊賢】曰唐昇州溧陽縣上元二年州廢還隷宣州有湖山【士贇】曰楚詞欸

兮天高而氣清又娟娟兮秋風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涼風至白露降遊子記

主人仰觀眉睫間目色送飛鴻邈然不可攀

〔眉睫〕曰列子亢倉子曰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間來于我者我必知之梁武帝云世間人言有目色我特不目色嵇康詩目送歸鴻手揮五絃〔古詩〕曰漢高紀遊子悲故鄉古詩遊子不顧反江淹詩遊子易感慨禮記主人不問客不先舉曹植詩光景不可攀吳越春秋伍子胥之亡也初奔宋宋亂乃與太子建奔鄭會太子建適晉爲晉謀鄭事覺鄭定公與子産誅殺建而因迫子胥乃與建子勝奔吳

長吁相勸勉何事來吳關閭有貞義女振窮漂米灣清光了吞眼白日如拔顏高墳五六墩崒兀棲猛虎遺

跡翳九泉芳名動千古子胥昔乞食此女傾
壺漿運開展宿憤入楚鞭平王凛冽天地間
聞名着懷霜【補註】曰史記楚平王太子建伍奢爲太傅費無忌爲少傅無忌
不忠於太子去而事平王讒太子平王疏建
使守城父無忌日夜短之王乃召太傅伍奢
考問之因奢而使奮揚往殺太子建亡奔宋
無忌言平王召奢二子員尚尚曰員可去矣
汝能報殺父之讎我將歸死胥遂亡奔吳未
至而疾中道乞食張勃曰乞食處在丹陽溧
陽縣接溧陽瀨水貞義女碑云貞義女者溧
陽黃山里史氏之女清英潔白事母純孝手
柔荑而不龜身擊漂以自業楚平王虐忠助
讒赤族伍氏子胥東奔句吳月涉星遁逼迫
於昭關匍匐於瀨渚捨車而徒告窮此女目
色以聽投之壺漿全人自沉形與口滅卒使

伍君開張閶闔便遵鄂郢我亡爾存亦各拼志張莫風於古今雪大讎於天地盟其節芳愴然低徊而不能去惜其投金有泉而刻石無主其詞曰粲粲貞女孤生寒門上無所天下報母恩春風三十花落無言乃如之人尊傈清源碧流素手縈彼潺湲伍胥東奔乏食於此女分壺漿誠口而死入郢鞭尸還吳雪恥投金瀨沚報德稱美明明千秋如月在水

【文選】日漢書高帝紀必身勸為之駕註文穎日身自往勸勉也吳越春秋日子胥奔吳到昭關關吏欲執之伍員因詐曰上所以索我者美珠也今我已亡矣將去取之關吏因捨之追者在後幾不得脫至江有漁父乘船渡之遂行至吳疾於中道乞食溧陽適會女子擊綿於瀨水之上筥中有飯子胥遇之謂曰夫人可得一餐乎女曰妾獨與母居三十未嫁啟不可得子胥曰夫人振窮途少飯亦何嫌我女子知非常人遂許之發其簞筥飯其

盎漿長跪與之子胥再餐而止女子曰君有
遠逝之行何不飽而餐之子胥既餐而去又
謂女子曰掩夫人之壺漿無令其露女子歎
曰嗟乎妾與母居三十年自守貞明不願從
適何宜饋飯而與丈夫越虧禮儀妾不忍也
子行矣子胥行反顧女子已自投於瀨水矣
於乎貞明執操其丈夫女哉漢書晁錯傳莫
能望清光註晉灼曰光景所及也鮑照詩高
黃壘壘鼎山隅漢蓋寬饒傳猛虎在山摟猛
虎者謂贄如伏虎之狀猶焉鼎封之謂也音
載記論曰覽其遺跡亦有道乎謝靈運詩運
閑申悲涼吳越春秋吳王使孫武伍子胥白
喜爲將遂破楚入郢伍子胥以不得昭王乃
掘平王之墓出其屍鞭之三百左足踐腹右
手挾其目請之曰誰使汝用讒諛之口殺我
父兄豈不冤哉子胥等既殺楚還過溧陽瀨
水之上乃長太息曰吾嘗飢於此乞食於一
女子女子飼我遂投水而亡欲報以百金不

知其家乃投金水中而去有頃一老嫗行哭
而來人問曰何哭之悲嫗曰吾有女子守居
三十不嫁往年擊綿於此遇一窮途君子而
輒飯之而恐事泄自投於瀨水今聞伍君來
不得其償自傷虛死是故悲耳人曰子胥欲
報百金不知其家投金水中而去矣老嫗遂
取金而歸壯夫或未達十步九太行與君拂衣去
萬里同翺翔齊賢曰劉孝標論曰世路險巇一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嶄絕
士贇曰楊子云壯夫不爲也魏武帝苦寒行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詰屈坂車輪
爲之摧左傳叔向拂衣從之謝靈運詩拂衣
五湖裏漢馮奉世傳要功萬里之外江淹詩
渺然萬里遊詩河上乎翺翔又將翺將翔

醉後贈從甥高鎮

馬上相逢揖馬鞭客中相見客中憐欲邀擊
筑悲歌飲正值傾家無酒錢〔士贇〕曰史荆軻傳旣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荆軻嗜酒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傍若無人者當用此一段註爲是前漢陳萬年傳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梁昭明太子撰陶淵明傳顏延之留二萬錢與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江東風光不借人枉殺落花空自春
黃金逐手快意盡昨日破產今朝貧丈夫何
事空嘯傲不如燒却頭上巾〔齊賢〕曰太白上安州裴長史書曰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淵明詩若後不快飲空

負頭上巾君爲進士不得進我被秋霜生旅鬢時清不及英豪人三尺童兒重廉藺匣中盤劍裝䱜魚閑在腰間未用渠且將換酒與君醉醉歸託宿吳專諸齊賢曰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於唐正觀永徽之間其推引則曰白衣公卿其艱難則曰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廉藺廉頗藺相如䱜倉合切又音錯晉阮孚遷散騎常侍以金貂換酒爲有司彈劾專諸吳堂邑人伍子胥自楚亡吳知專諸之能進於公子光士贇曰此太白少年任俠之作也專諸刺客也是用公子光使專諸置魚腸劍刺吳王僚見吳越春秋及史記詳見前

贈秋浦柳少府

秋浦舊蕭索公庭人吏稀因君樹桃李此地忽芳菲搖筆望白雲開簾當翠微時來引山月縱酒酣清暉而我愛夫子淹留未忍歸

齊賢曰唐秋浦隸池州外紀趙鞅謂陽虎曰樹桃李者夏得其休息秋得其實焉謝朓詩含景望芳菲陶詩望雲慙高鳥爾雅山未及上曰翠微謝靈運詩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清暉能娛人遊子憺忘歸楚詞攀桂枝兮聊淹留 士贇曰蜀都賦鬱氣氳以翠微陸公佐石闕銘上連翠微阮籍詩明月耀清暉尚書夫子勗哉

贈崔秋浦三首

吾愛崔秋浦宛然陶令風門前五楊柳井上

二梧桐齊賢曰陶潛門有五柳嘗著五柳先生傳毛詩梧桐生矣山鳥下聽事簷花落酒中懷君未忍去惆悵意無窮王或曰沈如筠雜怨詩簷花坐蒙羃孤帳日愁寂徐侍中爲人贈婦詩云俱看依井蝶共取落簷花楚詞云惆悵兮私自憐

其二

崔令學陶令北牕常晝眠抱琴時弄月取意任無絃見客但傾酒爲官不愛錢士贇曰此三聯並陶潛事見本卷前詩註東皐春事起種黍早歸田齊賢曰王績號東皐子荅陳尚書叔達書僕耕于野有年矣無一言以裨於時無一勢以託其迹設齒東

皐醉醒自適阮籍奏記將耕東皐之陽輸黍稷之税【王績】曰唐書文中子王通之弟王績字無功絳州人性簡放不喜拜揖隋大業中舉孝悌廉絜授秘書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乃還鄉里續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醸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床頭他書罕讀嘗遊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先生

其三

河陽花作縣秋浦玉為人地逐名賢好風隨惠化春水從天漢落山逼畫屏新應念金門客投沙弔楚臣【晉賢】曰晉書潘岳為河陽令植桃李人號河陽一縣花毛詩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水從天漢落者九華山之瀑布吳季重書曰排金門升玉堂太白

嘗待詔金鑾故曰金門客賈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illegible]】曰地逐名賢婀者與在上兩句謂秋浦得崔令而好猶河陽得潘岳而好亦猶晉書所呼皐長嚴爲許度嚴之類也漢書蕭何傳天漢註師古曰天漢河漢也揚雄傳歷金門上玉堂

望九華贈青陽韋仲堪

昔在九江上遙觀九華峯天河掛綠水秀出九芙蓉【[illegible]】曰禹貢九江孔殷隸江州尋陽郡界內九華山隸池州舊名九子山輿地志山有九峯九華山錄曰青陽縣坤隅一舍有山奇秀其數有九古號九子山李太白更其號曰九華山我欲一揮手誰人可相從君爲東道主於此臥雲松【[illegible]】曰王子晉在緱氏山頭揮手謝時人而去左傳

舍鄭以爲東道主南史宋測居江陵齊豫章
王嶷辟爲參軍測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
戀松雲輕迷人路【士贇】曰劉琨詩揮
手長相謝謝靈運詩揮手告鄉曲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

贈

贈王判官時余歸隱居廬山屏風疊 尋陽

昔別黃鶴樓蹉跎淮海秋俱飄零落葉各散
洞庭流中年不相見蹭蹬遊吳越何處我思
君天台綠蘿月 齊賢曰黃鶴樓在鄂州禹貢淮海惟揚州謝靈運詩序歲月如流零落將盡洞庭見前海賊蹭蹬窮波今兩浙皆吳越之地北山移文春蘿罷月 士贇曰曹植詩白日忽蹉跎南史范曄傳云時賢零落阮籍詩秋風吹飛藿零落從此始楚辭惟草木之零落兮江淹詩結髮不相見 會稽風月好却遶剡溪

迴雲山海上出人物鏡中来一度漸江北十
年醉楚臺荊門倒屣宋梁苑傾鄒枚苦笑我
誇誕知音安在哉【[illegible]】日九域志越州會稽郡剡溪在州東南王羲之
日行山陰道上如鏡中遊江陵有章華臺陽雲臺皆楚王所建荊州記郡西南岸有山名
荊門在今荊門軍諸宮故事曰庾信因亂歸江陵居宋玉故宅其賦云誅茅宋玉之宅梁
苑鄒枚事見前陶潛詩知音苟不存阮籍詩梁王安在哉【[illegible]】曰南史周捨傳今夕止可
談風月禮記樂記惟君子唯能知樂是故審聲以知音
大盜割鴻溝如
風掃秋葉吾非濟代人且隱屛風疊中夜天
中望憶君思見君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

齊賢曰史記項王與漢約中分天下割鴻溝以西爲漢文頴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蕭大盜指祿山慶緒鄭玄毛詩箋木葉槁得風乃落屛風疊在廬山士贇曰後漢光武賛曰熒正中微大盜移國魏辛毗傳迅風之振秋葉晉庾闡擬石虎文曰猶烈火之焚秋蓬衡飆之掃落葉也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彼若見惡當拂衣去耳海鷗事並見二卷註

在水軍宴贈幕府諸侍御 永王軍中

月化五白龍翻飛凌九天胡沙驚北海電掃洛陽川虜箭雨宮闕皇輿成播遷齊賢曰天寶十四載十一月甲子祿山以十五萬衆反范陽十二月丁酉陷洛陽十五載六月己亥陷京師元

宗幸蜀曰劉琨詩有烏翻飛不遑休息後漢書臧宮等贊曰電掃羣孽風行巳梁晉晉紀史臣論曰三關電掃劉禪入臣袁紹撤曰操持部從七百圍繞宫闕晉書桓玄殷仲文論曰禍延宫闕楚辭恐皇輿之敗績晉武帝紀曰曾未數年紀綱大亂海内版蕩宗廟播遷盧諶詩王室喪師私門播遷列子曰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

英王受廟略秉鉞清南邊雲旗卷海雪金戟羅江煙聚散百萬人弛張在一賢

曰盧子諒詩弛張使我數曰英王指永王璘也事始末見八卷永王東巡歌註晉桓冲曰謝安有廟堂之量而不閑將略鉞大斧也雲旗金戟並永王建節之儀也按禮記王制賜諸侯斧鉞然後誅上抹賊掩霓旌靡雲旗張平子東都賦龍輅充庭雲旗拂霓戟門戟也按唐開元禮郡王嗣王帶職事

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幡帶每副二十四條以五色物充禮記孔子曰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鄭玄曰張弛以弓弩喻人也又孔子家語一弛一張後漢書曰王常初起兵號下江一賢

霜臺降羣彥水國奉戎旃繡服開宴語天人借樓船如登黃金臺遙謁紫霞仙〔[illegible]〕

日霜臺謂侍御也水國江漢間也謝玄暉辭隨王子隆牋曰契闊戎旃從容讌語左傳云宴語之不酬應劭曰船上建樓曰樓船燕昭王築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陸士衡詩輕舉乘紫霞〔王貢〕日後漢周舉傳曰昔晏子日河伯以水為城國應禎詩脩時貢職入覲天人老子衆人熙熙然如登春臺

卷身編蓬下冥機四十年寧知草間人腰下有龍泉浮雲在一決誓欲

清幽燕[齊賢]日尚書大傳子夏居深山之中
作壞室編蓬户彈琴瑟其中以歌先
王之風東方朔曰非有先生積土爲室編蓬
爲户劉裕曰草澤間有英雄幽燕祿山巢穴
[士贇]日南史劉裕曰不復能於草間求活吳
越春秋楚王作劍三枚一曰龍泉二曰太阿
三曰工布晉張華傳華令雷煥掘豐城獄基
中有雙劍一曰龍泉一曰太阿煥得劍送一
與張華留一自佩及華誅失劍所在煥卒其
子持劍行經延平津忽於腰間躍出墮水使
人入水見兩龍而已莊子曰天子之劍直之
無前舉之無上按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
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
天下服矣晉祖逖傳誓清中原
願與四座公
靜談金匱篇齊心戴朝恩不惜微軀捐所冀
旄頭滅功成追魯連[齊賢]日謝萬曰四座皆
猛將太史公自叙遷爲

太史令紬石室金匱之書漢志昴爲旄頭胡星也[十[illegible]]曰張景陽詩顧謂四座賓陸機詩不惜微軀退又軍沒微軀捐絶照詩捐軀報明主魯仲連事見二卷

贈武十七諤 幷序

門人武諤深於義者也質木沉悍慕要離之風潛鈞川海不數數於世間事聞中原作難西來訪余余愛子伯禽在魯許將冒胡兵以致之酒酣感激援筆而贈

馬如一匹練明日過吳門乃是要離客西來欲報恩笑開燕匕首拂拭竟無言狄犬吠清

洛天津成塞垣愛子隔東曾空悲斷腸猿林
回棄白璧千里阻同奔君為我致之輕齎涉
淮源精誠合天道不愧遠遊魂【齊賢】曰韓詩外傳顏回望
吳門馬見一匹練孔子曰馬也要離事見前
卷荊軻傳燕太子求天下利匕首得趙人徐
夫人匕首取之百金楚辭猛犬狺狺而迎吠
兮關梁閉而不通太白有子伯禽以貞元八
年不祿搜神後記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
子歸猿母自後至其家此人縛猿子於庭樹
其母搏頰向人欲哀乞此人竟殺之猿母悲
奥自擲而死此人破腹視之腸皆斷裂莊子
曰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士贇】曰鄒
陽書曰精誠變天地班彪王命論精誠通于
神明江淹恨賦人生到此天道寧論鄧攸傳
曰天道無知使伯道無兒楚辭顧輕舉而遠

遊趙景真與嵇茂齊書飄飄遠遊之士託身無人之鄉易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太白詩意謂遭亂之時不能與伯倫同奔而越在東魯今托武詩以致之輕齎涉淮者觴付之辭也雖未保其必達亦盡吾父子之情而已萬一不幸魂其有知亦可無愧矣此詩由衷之語也

贈閭丘宿松

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剖竹十日間一朝風化清偶來拂衣去誰測主人情〔齊賢〕曰簡文翰跋阮籍常從容言曰籍平生曾遊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帝引爲大將軍從事中郎漢文帝初與郡守爲銅虎

符竹使符後漢周章曰剖符大臣千里重任
揭幃書曰是日也拂衣而喜[士贇]曰史孟嘗
君傳置一傳舍十日孟子一朝而獲十禽鮑照
詩世事一朝異詩大序云上以風化下漢王
褒傳欲宣風化於衆庶謝靈運詩
拂衣五湖裏江淹詩拂衣釋塵務夫子理宿
松浮雲知古城掃地物莽然秋來百草生飛
鳥還舊巢遷人返躬耕[齊賢]曰唐宿松縣隸舒州[士贇]曰江淹詩
誰能側幽微班固賓戲曰仲尼抗浮雲之志
漢書贊秦滅六國而上古遺烈掃地盡矣任
彥升策秀才文曰衣冠禮樂掃地無餘鮑
照詩春風掃地起蜀志諸葛亮躬耕南陽何
慙宓子賤不減陶淵明吾知千載後却掩二
賢名[齊賢]曰呂氏春秋宓子賤宰單父彈鳴琴不下堂而治今單州碭郡單父縣尚

有琴臺即子賤鳴琴之所陶潛爲彭澤令令
江州彭澤縣是也【士贇】曰晉書陳留阮裕有
重名爲王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
佳子弟當不減阮主簿班固典引烏奕乎千
載揚子流千
載之英聲

獄中上崔相渙【士贇】曰南豐先生叙曰
明皇幸蜀永王璘節度
東南太白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
陽太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
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以
爲罪薄宜貰因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
因使謀其軍事上書肅
宗薦白才可用不報

胡馬渡洛水血流征戰場千門閉秋景萬姓
危朝霜賢相燮元氣再欣海縣康台庭有夔

龍列宿粲成行【音義】曰鄱陽上吳王書曰胡馬遂進窺於邯鄲陸機詩胡

馬如雲屯尚書血流漂杵戰國策綴甲厲兵劾勝於戰場淮南子曰道始生虛廣虛廣生

宇宙宇宙生元氣後魏顗傳助順元氣含養庶類陶潛歸去來辭載欣載奔魏志曹植傳

文德昭則可以致時雍虁龍也傳玄詩繁星依青天列宿自成行羽翼三元

聖裴輝兩太陽應念覆盆下雪泣拜天光【音義】

曰漢書四皓侍太子入宴高祖顧曰羽翼已成難動搖矣三元聖元宗肅宗廣平王是代

宗兩太陽元宗肅宗【音義】曰六韜武王問太公曰王者帥師必有股肱羽翼以成神威管

子法法篇桓公曰寡人之有管仲猶飛鴻之有羽翼也高誘呂氏春秋註曰羽翼輔佐也

晉天文志日爲太陽之宗人君之象抱朴子辯問篇曰是責三光不照覆盆之內也莊子

發乎天光

中丞宋公以吳兵三千赴河南軍次尋陽脫余之囚參謀幕府因贈之

獨坐清天下專征出海隅【齊賢】曰宣秉拜中丞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尚書令會同並專席而坐京師日三獨坐禮記賜鈇鉞然後征【士贇】曰東漢書范滂為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詩彤弓註曰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陶潛命子詩桓桓長沙伊勳伊德天子疇我專征南國書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九江皆渡虎三郡盡還珠【齊賢】曰宋均遷九江太守郡多虎暴常募設陷穽均日虎豹在山黿鼉在水各有所託今為民害咎在殘吏而勞勤張捕非優

恤之本也其務退姦貪思進忠良可一去濫
穽其後傳言虎相與東遊渡江孟嘗遷合浦
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珠與交阯比境
嘗通商販貿糴糧食先時宰守多貪穢詭人
貪求珠遂漸徙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
物無資嘗到官革易前敝曾未歲餘去珠復
還

組練明秋浦樓船入郢都風高初選將月滿欲平胡殺氣橫千里軍聲動九區

【賢】曰左傳楚子重伐吳使鄧廖率組甲三百被練三千杜預註漆甲成組文被練袍唐秋浦隸池州【堅】【箋】曰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俊傑專任有功以征不義晉禿髮烏孤載記論曰候月滿而窺兵按史記匈奴傳其俗舉事而候星日月壯盛則攻戰月虧則退兵此言月滿欲平胡因其動而應之兵應者勝有可平之理也禮記月令仲秋之月

殺氣浸盛漢書匈奴傳匈奴處北地寒殺氣早降漢書李廣傳上曰將軍者國之爪牙怒形則千里悚威振則萬物伏後漢賈復傳光武曰賈督有折衝千里之威顏延年赭白馬賦曁明命之初基罄九區而率順九區九服也**白猿懸劍術黃石借兵符我屬行當剪鯨鯢立可誅自憐非劇孟何以佐良圖**齊賢曰越女子遇白猿試劍術事見前卷註兵書有黃石公三略即張良所遇下邳老人也崔豹古今註雌曰鯢雄曰鯨左氏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劇孟見上註士贇曰劍術字出史荊軻傳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兵符出史魏公子無忌傳請如姬盜晉鄙兵符漢書文帝記初與郡國為銅虎符註應邵曰銅虎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明開

助傳武帝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發兵郡國左傳敢不良圖左思詩夢想騁良圖

流夜郎贈辛判官

昔在長安醉花柳五侯七貴同杯酒氣岸遥凌豪士前風流肯落他人後士贇曰長安唐京兆府長安縣漢河平一年六月成帝封諸舅王譚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侯逢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西征賦窺七貴於漢庭註謂呂霍上官趙丁傅王也司馬遷報任安書僕與李陵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歡呂氏春秋老聃孔子墨翟關尹子列子陳駢楊朱孫臏王廖兒良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豪士士贇曰南史張充與王儉書曰實由氣岸疎凝情塗狷隔晉樂廣傳天下言風流者謂王樂爲稱首焉夫子紅顔我

少年章臺走馬著金鞭文章獻納麒麟殿歌舞淹留玳瑁筵與君自謂長如此寧知草動風塵起【齊賢】曰謝朓詩獻納雲臺表章華臺見前註【士贇】曰鮑照詩紅顏難長時易戢漢書眭弘少時好鬭雞走馬曹植詩名都多嫵女京洛出少年鬭雞東郊道走馬長楸間班固西都賦序崇禮官考文章故言語侍從之臣朝夕論思日月獻納三輔黃圖曰未央宮有麒麟殿詩式歌且舞劉安招隱賦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後漢書竇融拔起風塵之中函谷忽驚胡馬來秦宮挑李向明開我愁遠謫夜郎去何日金雞放赦回【齊賢】曰挑李指公卿歸祿山也正觀十六年置夜郎麗皐樂源三縣後爲夜郎郡【士贇】曰子見以挑李向明開

爲公御歸祿山非也太白詩意是指同時僭類如辛判官之輩因兵興之際不次被用爲人挑李我獨遭讁也向明背向陽花木之義詳觀末句詩意顯然儻如子見所言殊失大體金雞放赦事見前

贈劉都使

東平劉公幹南國秀餘芳一鳴即朱綬五十佩銀章飲冰事戎幕衣錦華水鄉【晉書】曰魏文帝典論東平劉楨字公幹曹植詩南國多佳人易朱綬方來毛詩三百赤芾朱芾斯皇儀儀銀印皆龜組其文曰章莊子朝受命而夕飲冰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朱買臣傳上拜買臣會稽太守謂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今子何如【[illegible]】曰陶潛閑情賦承

華首之餘芳史淳于髡曰此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禮記五十而爵又五十命爲大夫又五十艾服官政晉王渾筆傳論孫氏奄有水鄉陸機詩余固水鄉士銅官幾萬

人諍訟清玉堂吐言貴珠玉落筆迴風霜而

我謝明主銜哀投夜郎【齊賢】曰唐志宣州南陵縣武德四年隸池州州廢來屬後析置義安縣又廢爲銅官治華陽國志文翁爲蜀郡守造講堂作石室一名玉堂【士贇】曰謝靈運詩虛館絕諍訟荀子非相篇曰贈人以言重於珠玉鮑照詩投軀報明主

歸家酒債多門客粲成行高談滿四座

一日傾千觴所求竟無緒裘馬欲摧藏主人

若不顧明發釣滄浪【齊賢】曰琴操王昭君歌曰離合絕曠身摧藏光

武指耿弇曰是我北道主人毛詩明發不寐
屈原漁父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士】
【士贇】曰史平原君傳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
足矣宋樂志羅列自成行魏文帝著六宗論
曰使曩時累息之民得闊步高談無危懼之
心司馬彪九州春秋曰孔融高談教令盈溢
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誦陸機詩高談一何
綺又四坐咸同志晉孝武紀論曰肆一醉於
崇朝飛千觴於長夜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
乘肥馬衣輕裘又子路曰願車馬衣輕裘與
朋友共敝之而無憾劉琨詩
云慷慨窮林中抱膝獨摧藏

贈常侍御

安石在東山無心濟天下一起振橫流功成
復蕭灑【齊賢】曰謝安石事見前卷註孟子洪
水橫流北山移文蕭灑出塵之想【士】

[illegible]曰晉列女傳論攢流在辰南史樂志曰暮有攢流波大賢有卷舒季

葉輕風雅匡復屬何人君為知音者[illegible]曰何敬祖

詩懸象造卷舒論語甯武子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毛詩至于王道衰禮義

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illegible]曰淮南子曰至道無為一龍一蛇盈縮

卷舒與時變化毛萇詩註葉世也季葉季世也詩云彼何人斯魏志十五年下令曰今天

下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今天下得無未遇知音者乎陶潛詩舉世無知音上有一劍

冀

傳聞武安將氣振長平冤燕趙期洗清周

秦保宗社[illegible]曰史記秦伐韓軍武安西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illegible]曰書

曰社稷宗廟周禮春官小宗伯職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漢申屠剛策

日所以安宗廟重社稷也登朝若有言為訪南遷賈【補註】日漢書賈誼為傅士天子議以任公卿之位絳灌京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天子不用其議以為長沙王太傅【補註】日賈誼傳賈誼弱冠登朝李尋傳災異對日初出君登朝史田叔傳日使人謝田少卿日吾非敢有語言也又扁鵲傳問以有言也語周任有言日南遷賈者時太白謫於夜郎自比於賈誼也意謂劉若登朝而有言不妨及之或者天幸如賈生之宣室召問也

贈易秀才

少年解長劍投贈即分離何不斷犀象精光暗往時【補註】日韓非子日解其長劍王子淵頌日水斷蛟龍陸剸犀兕廣異記近

世有士人耕地得劍有胡求買遂酬百萬覓明日持直取劍會夜佳月上人與妻持翫共視笑云此亦何堪貴價庭中有搗帛石因以劍指之石遂中斷及明胡載錢至取劍視之歎曰劍光已盡不復買苦問之胡曰此是破山劍惟可一用吾欲持之以破寶山今光鋩頓盡疑有所觸夫妻實恨說其事【士贇】曰莊子去其危冠解其長劍史扁鵲傳曰臣未嘗得望精光

蹉跎君自惜竄逐我因誰地遠虞翻老秋深宋玉悲空摧芳桂色不屈古松姿感激平生意勞歌寄此辭【齊賢】曰楚辭驥垂兩耳中坂蹉跎吳虞翻以罪還交州時帝遣周賀乘海之遼東從公孫淵求馬翻欲諫不敢作表以示刺史呂岱岱不報後賀等還至成山為魏田豫所擊帝聞始思翻言召翻會翻卒宋玉九辯曰悲哉秋之

爲氣也韓詩曰朋友之道缺勞者歌其事南史陶潛傳論曰棄道匿輝不屈其志諸葛亮出師表曰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陸機詩慷慨惟平生士贇曰世說周處嘆曰欲自脩改而年已蹉跎終無所成阮籍詩白日忽蹉跎

經亂離後天恩流夜郎憶舊遊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 江夏岳陽

天上白玉京十二樓五城僊人撫我頂結髮受長生誤逐世間樂頗窮理亂情 齊賢曰五星經云天上白玉京黃金闕史記方士言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以候神人於執期應劭曰崑崙玄圃五城十二樓仙人所常居李廣結髮與匈奴戰士贇曰史主父偃傳結髮游學漢書霍

光結髮內傳老子曰長生久視之道抱朴子
丹砂服之令人飛行長生史李斯傳人生居
世間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九十六聖君浮雲掛空名天地
賭一擲未能忘戰爭試涉霸王略將期軒冕
榮時命乃大謬棄之海上行【晉賢】曰自秦始皇至唐元宗中
國傳緒之君凡九十六三國志陳登曰雄姿
傑出有霸王之略吾敬劉玄德莊子曰今之
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左傳服冕乘軒司
馬遷書曰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士贇】曰語不
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班固典引仲尼抗
浮雲之志史黥布傳提空名以鄉楚南史宋
書張壞以百口一擲出手得盧孟子曰爭地
以戰爭城以戰班固荅賓戲曰七雄虓闞分
裂諸夏龍戰虎爭管子曰先王制軒冕以別
貴賤陶潛感士不遇賦旣軒冕之非榮豈緼

袍之爲恥莊子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江淹別賦曰還客海上

學劍翻自哂爲文竟何成劍非萬人敵文竊四海聲

曰史記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梁乃教籍兵法曰晉書張華嘗謂陸機曰人之爲文嘗患才少而子患更多

兒戲不足道五噫出西京臨當欲去時慷慨淚沾纓

曰史世家霸上棘門如兒戲耳梁鴻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無良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後漢賈

（彪志節慷慨【士贇】曰潘岳詩欲去復不忍史貨殖傳丈夫相聚游戲悲歌慷慨）嘆君倜儻才標舉冠羣英開筵引祖帳慰此遠徂征鞍馬若浮雲送余驃騎亭歌鍾不盡意白日落昆明（【齊賢】曰史記魯仲連好奇偉倜儻之畫策驃騎亭謝安建易言不盡意漢武欲征昆明夷爲有滇河乃鑿昆明池始製樓船以習水戰因名【士贇】曰漢朱雲傳好倜儻大節孫綽傳贊曰彬彬藻思卓冠羣英鮑照詩祖帳揚春風書有苗弗率汝徂征漢志天馬歌籋浮雲左傳歌鍾二肆）十月到幽州戈鋋若羅星君王棄北海掃地借長鯨呼吸走百川燕然可摧傾心知不得語却欲棲蓬瀛（【齊賢】曰唐幽州范陽

郡東都賦戈鋋彗雲註矛盾也長鯨指禄山也天寶間以禄山爲平盧節度使兼𢹂城太守其後又代裴寛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又拜雲中太守河東節度使既兼三鎮意益驕後人皆知其必叛而明皇不知太白此時徒欲奉身隱於東海以避其禍而志猶不能已【士贇】曰揚雄羽獵賦逸若天星之羅晉桓玄傳論曰乃至干戈掃地哭沴滔天郭璞江賦呼吸萬里吐納靈潮木華海賦噓吸百川洗滌淮漢又魚則橫海之鯨吹滂則百川倒流選古詩脉脉不得語

彎弧懼天狼挾矢不敢張攬涕黄金臺呼天哭昭王無人貴駿骨緑耳空騰驤樂毅儻再生于今亦奔亡

【齊賢】曰楚辭挾長矢兮射天狼圖經黄金臺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置千金於臺上以延天下之士戰國策郭

隗對燕昭王曰古之君人有以千金求千里
馬者三年不能得涓人請求之三月得千里
馬馬已死買其骨五百金反以報君君大怒
曰安事死馬而捐五百金涓人對曰死馬且
買之況生馬乎天下必以王能市馬馬今至
矣於是不期年千里之馬至者三今王誠欲
致士先從隗始於是昭王爲隗築宮而師事
之樂毅自魏往鄒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
爭湊燕遂以樂毅爲上將軍伐齊入臨淄燒
其宮室宗廟列子周穆王篤八駿之馬而左
綠耳【補遺】日純照詩彎孤不解張又含歌攬
涕恒抱愁史屈原傳人窮則反本未嘗不呼
天也楚詞國無人兮莫我知兮張衡西京賦
乃奮而驕孅史燕世家燕昭王於破齊之後
即位卑身厚幣以招賢者樂毅自魏往爭
趨燕於是遂以樂毅爲上將軍以伐齊齊兵
敗湣王出亡於外燕兵入至臨淄盡取齊寶
貨燒其宮室宗廟齊城之不下者唯聊莒即

壘其餘皆屬燕昭王卒子惠王立惠王為太
子時與樂毅有隙及即位乃疑毅使騎劫代將
樂毅亡走趙論語云民到于今稱之蹉跎不得意驅馬還貴鄉
逢君聽絃歌肅穆坐華堂百里獨太古陶然
臥羲皇【晉書】日論語子之武城聞絃歌之聲陶潛云高臥北牕之下自謂羲皇上
人【文選】曰張衡東都賦肅肅之儀盡穆穆之禮彈嵇康琴賦華堂曲宴密友近賓後漢書
紀曰郎官出宰百里列子太古之人從心而動不違自然從性而遊不逆萬物徵樂
昌樂館開筵列壺觴賢豪間青娥對燭儼成
行醉舞紛綺席清歌繞飛梁【文選】曰招魂云士女雜坐亂而
不分詩醉言舞博物志韓娥之齊鬻歌假食既去餘音繞梁三日不絕【晉書】曰陶潛歸去

來詞引壺觴以自酌漢酈食其傳賢豪不敢
後宋南平王白紵舞曲曰佳人舉袖耀青娥
宋書志樂歌曰羅列自成
行謝靈運詩清歌拂梁塵歡娛未終朝秩滿
歸咸陽祖道擁萬人供帳遥相望一别隔千
里榮枯異炎凉[illegible]曰疏廣傳公卿大夫故
人邑子設祖道供帳東都門
外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曹子建詩榮枯立
可須[illegible]曰張景陽詩朝野多歡娛阮籍詩
娛樂未終極老子飄風不終朝漢書平帝紀
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選古詩兩
宮遥相望程曉女訓曰
春榮秋枯自然之理炎凉幾度改九土中
横潰漢甲連胡兵沙塵暗雲海草木摇殺氣
星辰無光彩白骨成丘山蒼生竟何罪[illegible]曰晉

符堅載記論曰兩京殄覆九土分崩又曰晉
室遭孽胡兵肆禍繁欽述征賦茫茫河濱實
多沙塵謝靈運詩天地中橫潰文河洲多沙
塵風悲黃雲起楚辭草木搖落而變衰晉書
八公山草木皆爲晉兵禮記月令仲秋之月
殺氣浸盛又季秋是月也草木黃落魏文帝
詩上天垂光彩五色一何鮮潘
岳關中詩肝腦塗地白骨交衢

幽關壯帝居

國命懸哥舒長戟三十萬開門納寇渠公卿
如犬羊忠讜醢與菹二聖出遊豫兩京遂丘
墟

【通鑑】曰陳後主詩山河壯帝居祿山使崔
乾祐屯陝以窺京是時哥舒翰病廢在家
上召見拜兵馬副元帥將兵八萬幷高仙芝
舊卒號二十萬軍于潼關安慶緒寇潼關翰
擊却之有告崔乾祐在陝兵不滿四千上遣
使促翰進兵復陝洛翰奏祿山久習用兵今

始爲逆豈無備以羸師以誘我楊國忠疑翰
謀己言於上更趣之翰撫膺慟哭引兵出關
遇乾祐於靈寶西原南薄山北阻河隘道七
十里官軍會戰乾祐伏兵於險乘高下木石
官軍大敗乾祐進克潼關執翰以東上幸蜀
至馬嵬父老遮道留太子討賊上許之太子
乃還治兵于朔方晉書桓溫嘆曰使神州陸
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illegible]】
【選】曰戴逵林棲賦曰幽關忽其離鍵西京賦
曰仰偪帝居孫子兵法曰知兵之將人之司
命國家安危之主齊桓崇祖少學騎射或曰
何不學書崇祖曰曹操曹丕上馬橫槊下馬
談論此可不負飲食君輩無自全之技何異
犬羊晉帝紀論曰攙天下如驅羣羊舉二都
如拾遺芥將相王侯連頸以受戮豈不哀哉
李陵書曰昔蕭樊囚執韓彭葅醢玉卮文選
范曄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曰帝子許專征
蕭樊且猶縲紲信越終見葅醢

東旌控强楚節制非桓文軍師擁熊虎人心失去就賊勢騰風雨惟君固房陵誠節冠終古【齊賢】日帝子指永王璘事見八卷註楚辭帝子降兮北渚孫卿曰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尚書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士贇】日南史梁元帝初封湘東王侯景陷建業長史王仲举拜箋請為太尉都督中外諸軍事承制主盟王不許曰吾於天下為不賤寧從都督之名帝子之尊何籍上台之位專征秉旄見前註記樂記世事民之風雨也列子顯風暴雨不終朝隋高炳竭誠盡節以天下為已任莊子云終古不成楚辭長無絕兮終古僕臥香爐頂飡霞漱瑤泉門開九江轉枕下五湖連半夜水軍来尋陽滿旌旆空名適

自誤迫脅上樓船徒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

辭官不受賞翻謫夜郎天【齊賢】曰遠法師廬山記山東南有香爐山禹貢九江孔殷在尋陽水軍即永王舟師也周禮析羽爲旌通帛爲旃樓船見前【士贇】曰漢酈布傳提空名鄉楚魏書載曹公令日昔趙奢實武之爲將也受賜千金一朝散之陶潛詩吁嗟身後名於我若浮煙左思詩功成不受賞高節卓不羣玉湖見一卷夜郎萬里道西上令人老掃蕩六合清仍爲負霜草日月無偏照何由訴蒼昊良牧稱神明

深仁恤交道【齊賢】曰選古詩思君令人老良牧韋江夏也【士贇】曰漢董仲舒策琛方萬里史李斯傳秋霜降則草花落記孔子閒居日日月無私照張蘊古大寶箴大

明無倫照班固賓戲超忽荒而躆顥蒼晉書傳陸雲補後儀令稱爲神明去官百姓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記曲禮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後漢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

其一忝青雲客三登黃鶴樓顧慙禰處士虛對鸚鵡洲樊山霸氣盡寥落天地秋江帶峩眉雪川橫三峽流萬舸此中來連帆過揚州送此萬里目曠然散我愁【青雲】曰史記附青雲之士黃鶴樓在鄂州劉表送禰衡與江夏太守黃祖祖長子射爲章陵守尤善衡大會賓客有人獻鸚鵡射曰今日無以娛賓願先生爲賦衡因賦之筆不停綴由是鄂有鸚鵡洲樊山隸岳州峩眉縣明月峽巴峽巫

峽並見前【十三】曰陶潜詩悠悠待秋稼寥落
將賒遲記月令孟秋之月天地始肅沈休文
昭王碑夔陬夷徼重山萬
里江淹詩渺然萬里遊
紗窗倚天開水樹
綠如髮窺日畏銜山促酒喜得月【十四】曰郭
璞江賦碾
如地裂豁如天開
毛詩稠直如髮
吳娃與越艷窈窕誇鉛紅呼
来上雲梯含笑出簾櫳對客小垂手羅衣舞
春風【十五】曰劉淵林註吳都賦云吳俗謂好
女為娃越艷越女詩云窈窕嗷女古樂
府有大垂手小垂手曲解題云大垂手小垂
手皆言其舞而垂手也吳均小垂手曲日舞
女出西秦躡影飛陽春且復小垂手廣袖拂
紅塵【十六】曰楚辭既含睇兮又宜笑神女賦
含喜微笑曹植洛神賦披羅
衣之璀璨珥瑤碧之華裾
賓跪請休息主

人情未極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illegible]】曰荊山作韋之詩也鮑照曰謝靈運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illegible]】曰記曲禮賓晩前席劉琨詩曰不遑休息阮籍詩娛樂未終極江淹詩丹彩既已過不敢去雕飾逸興橫素襟無時不招尋朱門擁虎士列戟何森森翦鑿竹石開縈流漲清深登樓坐水閣吐論多英音片辭貴白璧一諾輕黃金謂我不愧君青鳥問丹心【[illegible]】曰禮書後世有棨戟天子二十四諸侯十二或施於公門或設於私家史虞卿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曹丘生曰楚人諺得黃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諾阮籍詩曰青鳥

明我心【士贇】曰按馮鑑事始開元禮開府郡王嗣王帶職事三品及上州都督府以上十四戟帶職事三品及下州刺史各十戟播帶每副二十條以五色物充焉又張介然入奏稱旨答曰臣謂三品當給棨戟昔列於京師雖富貴不為鄉人知願得列戟故里玄宗詩之別賜戟京師第門宴閭里老本鄉得列戟自介然始晉裴楷云如觀武庫森森但見矛戟

五色雲間鵲飛鳴天上來傳聞赦書至却放夜郎迴暖氣變寒谷炎煙生死灰君登鳳池去忽棄賈生才【齊賢】曰朝野僉載曰唐正觀末南康黎景逸居於空青山常有鵲巢其側每飲食以餧之後隣近失布者誣景逸盜之繫南康獄月餘劫不承欲訊之其鵲止於獄樓向景逸歡喜似傳語之狀其日傳語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逢玄

衣素衿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逡還山乃知
玄衣素衿者鵲之所傳劉向别錄燕谷寒不
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温至生黍也韓安國曰
死灰獨不然乎晉荀勗久在中書武帝以爲
尚書令或賀之公憎曰奪我鳳凰池諸君賀
我邪漢書云賈誼謫長沙王太傅〔[illegible]〕曰魏
劉廙疏曰起煙於寒灰之上唐志自魏及晉
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
書以其地在禁近秉鈞持衡多承寵任人
葉其位謂之鳳凰池謝朓詩玆言翔鳳池
桀犬尚吠堯匈奴笑千秋中夜四五嘆常爲大
國憂旌旆夾兩山黃河當中流連雞不得進
飲馬空夷猶安得羿善射一箭落旄頭〔[illegible]〕曰鄒
陽傳曰桀之犬可使吠堯漢田千秋爲高寢
郎會太子爲江充所譖毁久之千秋上急變

訟太子寃上大感悟召見拜大鴻臚數月代
劉屈氂爲相後漢使至匈奴單于問聞新拜
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
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妄一男子上書
即得之矣左傳曰爲大國之憂戰國策秦惠
王曰蘇秦約諸侯諸侯不可一猶連鷄之不
能上栖亦明矣長安圖經云漢時七里渠有
飲馬橋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
命羿向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
其羽翼史記昴爲旄頭旄頭胡星也士贇曰
詩云悠悠旆旌兩山太華首陽也郭緣生述
征記曰華山與首陽本一山河神巨靈擘開
以通河流後漢書竇憲傳追奔稽落之
表飲馬北鞮之曲楚詞君不行兮夷猶

江夏使君叔席上贈史郎中

鳳凰丹禁裏銜出紫泥書昔放三湘去今還

萬死餘仙郎久為別客舍問何如涸轍思流
水浮雲失舊居多慙華省貴不以逐臣疎復
如竹林下叨陪芳宴初希君生羽翼一化北
溟魚【鳳詔】曰事始云石季龍置戲馬觀觀上安詔書用五色紙銜于木鳳之口轆轤回轉形若飛翔後漢志天子信璽六璽皆以武都紫泥封青囊白素裹兩端無縫三湘見前司馬遷曰萬死不顧一生莊子云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正觀中度支令坊州貢杜若本州曹官云州不出杜若應由謝眺詩誤華省名郎若此判事豈不畏二十八宿笑人本傳云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號竹溪六逸竹林七賢見前魏文帝詩身體生羽翼

莊子北溟有魚其名爲鯤化而爲鳥其名爲鵬【補】曰後漢耿恭傳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晉王珣傳曰但問歲終何如鮑照詩逐臣對撫心

慱晉鄭太守自廬山千里相尋入江夏北市門見訪却之武陵立馬贈别

大梁貴公子氣蓋蒼梧雲若無三千客誰道信陵君救趙復存魏英威天下聞邯鄲能屈節訪慱從毛薛夷門得隱淪而與侯生親仍要鼓刀者乃是袖椎人好士不盡心何能保其身【補】曰歸藏啓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予大梁史公子無忌救趙事見前無忌

留趙聞有處士毛公藏於博徒薛公藏於賣
漿家乃間步往從此兩人游甚歡留趙十年
不歸秦日夜出兵東伐魏魏王使使請公子
毛公薛公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於趙名
聞諸侯者徒以有魏也使秦破大梁而夷先
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乎語未及
卒公子立趣駕歸救魏魏王見公子相與泣
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諸侯聞之
各遣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於河外
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秦兵不敢出當是時
公子威振天下〔士贇〕曰好士不盡心何能保
其身者言公子存趙救魏之功始終得侯生
毛公薛公之力所以能保其身者是收盡心
好士之效也此詩太白蓋以公子無忌爲喻
鄭公而以侯生毛薛自期也 多君重然諾意氣遥相託五
馬入市門金鞍照城郭都忘虎竹貴且與荷

衣樂【齊賢】曰選詩季布重然諾漢儀天子六馬諸侯五馬白日行云白馬黄金鞍漢文帝與太守爲銅虎符竹使符離騷云製芰荷以爲衣兮集芙蓉以爲裳北山移文焚芰製而裂荷衣【士贇】曰江表傳孫策曰太史慈氣勇有膽烈貴重然諾一以意氣許知已死亡不相負晉書劉琨傳曰意氣相期如此楚辭荷衣兮蕙帶荷衣隱者草服也以諭鄭公忘其勢分以貴下賤之義去去桃花源何時見歸軒相思無終極腸斷朗江猿【齊賢】曰桃花源在朗州桃源縣【士贇】曰晉呂安服嵇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阮籍詩娛樂未終極江淹賦行子腸斷古歌云巴東三峽巫峽長猿啼三聲斷人腸魏文帝詩念君客遊思斷腸

江上贈竇長史

漢救季布魯朱家楚逐伍胥去章華萬里南遷夜郎國三年歸及長風沙【音義】日伍子胥事見三卷註楚有章華臺池州鴈汊下八十里名長風沙【補註】日漢求季布魯朱家事見九卷註

聞道青雲貴公子錦帆遊戲西江水人疑天上坐樓船水淨霞明兩重綺【音義】日須賈日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劉伯倫酒德頌有貴介公子搢紳處士隋煬帝幸江都以錦爲帆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餘霞散成綺【補註】日史記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選詩遊戲宛與洛

相約相期何太深棹歌搖艇月中尋不同珠履三千客別欲論交一片心【音義】日西京賦齊棹女縱棹歌韋昭

云櫂楫也棹歌引棹而歌漢武秋風辭發棹歌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躡珠履以見趙使【士贇】曰晉劉琨傳其意氣相期如此

贈王漢陽

天落白玉棺王喬辭鄴縣一去未千年漢陽復相見猶乘飛鳧舄尚識仙人面鬢髮何青青童顏皎如練【齊賢】曰列仙傳王喬河東人顯宗世爲葉令每月朔嘗自縣詣臺朝帝怪其來數而不見車騎令太史伺望之言其臨至輙有雙鳧從東南飛來於是伺鳧至舉羅張之但得雙舄視之即四年中所賜尚書官屬履後天下王棺於堂前吏人推排終不搖動喬曰天帝獨召我邪乃休浴服飾寢其中蓋便立覆宿昔葬於城西其

夕縣車牛皆流汗喘之而入無知者洛神賦
光潤玉顏士贇曰江淹別賦曰至如一去絕
國詎相見期又曰倘有華陰上士服食還仙
駕鶴上漢驂鸞登天蹔遊萬里少別千年謝
靈運詩陸展染白髮欲以媚側室青青不吾
解久星星行復出謝玄暉詩澄江淨如練
曾弄海水清淺嗟三變果愜麻姑言時光速
流電與君數杯酒可以窮歡宴白雲歸去來
何事坐交戰齊賢曰神仙傳漢桓帝時王遠方平降於蔡經家令人與麻姑
相聞麻姑來乃一好女子年可十七八入拜
方平爲起立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
桑田向到蓬萊水又淺於往者陶潛有歸去
來辭士贇曰陶潛詩倏如流電驚鮑照詩握
君手把杯酒張衡南都賦接歡宴於日夜謝
宣遠詩歡餘宴有窮沈約詩白雲隨玉趾青

霞結旌旗陶潛詩冨貴常交戰道勝無戚顏

贈漢陽輔録事二首

聞君罷官意我抱漢川湄借問久疎索何如聽訟時天清江月白心静海鷗知應念投沙客空餘吊屈悲

〔齊賢〕曰罷官解印也漢發嶓冢至漢陽大別山之東入江湄猶云濱也毛詩行露召伯聽訟也列子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鳥之至者百往而不止投沙客屈原也賈誼為長沙王太傅渡湘水為賦以吊屈原〔士贇〕曰語云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

其二

鸚鵡洲橫漢陽渡水引寒煙沒江樹南浦登
樓不見君今罷官在何處漢口雙魚白錦
鱗令傳尺素報情人其中字數何多少祇是
相思秋復春【[illegible]】曰鸚鵡洲在漢陽渡之上流謝玄暉詩長煙引輕素楚辭送美人兮南浦江文通別賦送君南浦傷如之何漢口漢入江處在漢陽之東二里古樂府云客從遠方來遺我雙鯉魚呼童烹鯉魚中有尺素書長跪讀素書書中竟何如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illegible]】曰古杏壇操暑往寒來春復秋

江夏贈韋南陵冰

胡驕馬驚沙塵起胡雛飲馬天津水君為張

掖近酒泉我竄三巴九千里齊賢曰南史虜馬飲江水佛貍
死卯年唐甘州張掖郡肅州酒泉郡武德二
年析甘州之福祿瓜州之玉門置士贇曰漢
書匈奴傳曰胡者天之驕子也張儼默
記曰長軀祈山慨然有飲馬河洛之志天地
再新法令寬夜郎遷客帶霜寒西憶故人不
可見東風吹夢到長安寧期此地忽相遇驚
喜茫如墮煙霧玉簫金管喧四筵苦心不得
申長句齊賢曰江文通賦曰遷客海上故人
即韋南陵江淹詩乘鸞向煙霧咸寧
中盜發張駿冢得紫玉簫安祿山自范陽獻
白玉簫管數百士贇曰晉書宋纖傳名可聞
而身不可見謝玄暉詩故人心尚尒故心人
不見謝宣遠詩四筵沾芳醴謝靈運詩如何

乘苦心剝復値秋晏昨日繡衣傾綠樽病如桃李竟何
言昔騎天子大宛馬今乘款段諸侯門賴遇
南平豁方寸復兼夫子持清論有似山開萬
里雲四望青天解人悶人悶還心悶苦辛長
苦辛〔詩〕曰漢有繡衣御史選詩賓一至下陳楊憂來命綠樽李廣賛挑李不言下自
成蹊太宛國出善馬漢伐宛獲汗血馬作西極天馬之歌馬援擊交趾破之封新息侯擊
牛饗軍士謂其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嘗哀吾慷慨有大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
下澤車御款段馬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南平指太守李之遙也徐庶日
方寸亂矣無益於事〔古賦〕曰莊子方寸之地虛矣後漢書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沉

休文昭王碑曰重山萬里曹植詩能不懷苦辛愁來飲酒二千石寒灰重暖生陽春山公醉後能騎馬別是風流賢主人

曾曰開元遺事宋璟愛民恤物時人咸謂有脚陽春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山簡鎭襄陽童兒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蘺士贇曰魏志劉廙傳魏諷廙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向不坐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徙署丞相倉曹屬廙上䟽謝曰臣罪應傾宗禍宜覆族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波止沸使不燋爛起煙於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莊子嗳然似春

頭陀雲月多僧氣山水何曾稱人意不然鳴笳按鼓戲

滄流呼取江南女兒歌櫂謳我且為君槌碎黄鶴樓君亦為吾倒却鸚鵡洲赤壁爭雄如夢裏且須歌舞寬離憂齊賢曰頭陀寺在鄂州宋大明五年建天竺言頭陀此斗藪斗藪煩惱也王巾曾撰頭陀寺碑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啓路櫂謳唱蕭籟鳴西都賦棹女謳武帝秋風辭簫鼓鳴兮發棹歌此樓以黃鶴山得名赤壁磯與百人山對峙在今鄂州上流八十里士贇曰吳志孫權遣周瑜劉備敗曹操於赤壁故曰爭雄也張衡東都賦曰七雄並爭詩云式歌且舞史屈原傳離騷者猶離憂也

贈盧司户

秋色無遠近出門盡寒山白雲遥相識待我

蒼梧間借問盧耽鶴西飛幾歲還【齊賢】曰歸歲管筮曰白雲出於蒼梧入于大梁鄧德明記盧耽廣州人仕州爲治中少學仙術身能奮飛夐夕輒發虛歸家曉則還州嘗赴元會至曉不能隨從衆預朝列化爲白鶴至閤前回翔欲下威儀以箒擲之得一雙履耽乃驚還就列

贈從弟南平太守之遙二首

少年不得意落魄無安居願隨任公子欲釣吞舟魚常時飲酒逐風景壯心遂與功名踈

蘭生谷底人不鋤雲在高山空卷舒【齊賢】曰史記酈食其家貧落魄無所爲衣食營海賦茹鱗甲吞龍舟齊江夏王鋒著脩柏賦以見志明帝

使人害之江敷嘆曰芳蘭當户不得不鋤其脩梧之謂乎禮記云山川出雲【出典】日任公子釣魚事見一卷選詩平生少年時劉向新序宋玉事楚襄王而不見察意氣不得形於顏色漢田蚡傳嘿嘿不得意魏武帝樂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淮南子曰盈縮卷舒與時變化

漢家天子馳駟馬赤車蜀道迎相如

曰【音[illegible]】朱買臣拜會稽太守長安廐吏乘駟馬車來迎張晏曰大夫乘官車駕駟馬如今州牧刺史赤車朱輪也【出典】曰史司馬相如傳是時卬筰之君長聞南夷與漢通得賞賜多多欲願為內臣妾請吏比南夷天子問相如相如曰卬筰冉駹近蜀道亦易通天子以為然乃拜相如為中郎將建節往使副使王然于壺充國呂越人馳四乘之傳因巴蜀吏幣物以賂西夷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令負弩矢先驅蜀人以為寵索隱曰華陽國志云蜀大城

北十里有升仙橋送客觀相如初入長安
題其柱云不乘赤車駟馬不過此下也天
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形庭左右
呼萬歲拜賀明主收沉淪音倫日高祖隆準
而龍顏列子曰列
子師老商氏五年之後夫子始一解顏而笑
潘安仁射雉賦昔賈氏之如皐始解顏於一
箭形庭以丹漆塗地也[illegible]日宋玉招魂云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啄害下人
些註曰天門九重皆使虎豹守其關鑰宋王
九辯曰豈不欝陶而思君兮君之門以九重
班固西都賦玉階形庭李善註曰漢書昭王
舍中庭形朱而殿上髹漆註曰形赤色也以
形漆飾庭漢武詔曰更
卒咸聞呼萬歲者三
翰林秉筆回英眄麟
閣崢嶸誰可見承恩初入銀臺門著書獨在

金鑾殿[齊賢]曰漢宮殿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唐銀臺門與左右掖昇龍門相望[士贇]曰太白召見金鑾殿及供奉翰林事見本集序并前註龍駒雕鐙

白玉鞍象牀綺席黃金盤當時笑我微賤者

却來請謁為交歡[齊賢]曰白玉鞍見前戰國策孟嘗君至楚獻象牀直千金西京雜記鄒陽酒賦綃綺為席璩為鎮江淹詩綺席生浮埃南史劉穆之為丹陽尹令廚人以金盤貯檳榔一斛送妻之兄弟漢陸賈見陳平曰君何不交驩太尉深相結司馬相如諭告巴蜀諸公皆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士贇]曰漢張湯傳造請諸公師古曰請謁門也一朝謝病遊江海疇昔相知幾人在前門

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愛君山岳心

不移隨君雲霧迷所爲【晉賢】曰陸機嘆逝賦序曰昵交密友亦不半在褚伯玉年十八父爲昏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唐書秦王謂尉遲敬德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士贇】曰劉楨答文帝書曰發彩疇昔之外夢得池塘生春草使我長價登樓詩別後遙傳臨海作可見羊何共和之【晉賢】曰謝靈運嘗於永嘉西堂思詩竟日不就忽夢見惠連即得池塘生春草大以爲工常云此詩有神助謝靈運有登臨海嶠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詩一首沈約宋書云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遊謂之四友【士贇】曰臨海郡名羊羊璿何何長瑜

其二

東平與南平今古兩步兵素心愛美酒不是顧專城謫官桃源去尋花幾處行秦人如舊識出户笑相迎齊賢曰晉阮籍拜東平相法令清簡東平鄆州也九域志南平郡爲渝州阮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酎酒三百斛乃求爲步兵校尉太白自註南平時因飲酒過度貶武陵古樂府四十專城居桃源縣在鼎州秦人避難居此左傳見子產如舊相識士贇曰吳孫楚傳北風之思感其素心古詩不如飲美酒

贈潘侍御論錢少陽

繡衣柱史何昂藏鐵冠白筆横秋霜三軍論事多引納階前虎士羅干將雖無二十五老

者且有一翁錢少陽眉如松雪齊四皓調笑
可以安儲皇君能禮此最下士九州拭目瞻
清光齊賢曰漢侍御史繡衣直指持斧捕盜李伯陽爲周柱下史後漢輿服志法冠
一曰柱後高五寸以纚註今之纚爲展筩鐵柱卷執法者服之或謂之獬豸冠獬豸神羊
能別曲直魏辛毗傳魏大會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此爲何官何主左右不
對辛毗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魏都賦抗衿則威陵秋霜吳越春秋曰吳闔閭使干
將鑄劍作劍干將夫婦乃斷髮剪爪投之爐中遂以成劍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鏌鎁
而作漫理說苑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荊仲尼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
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并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

治天下其國危矣乎四皓事見前謝靈運詩
調笑輒酬答晁錯策曰執事之臣皆天下之
選已然莫能望陛下清光士贇曰張蒼傳秦
時爲御史大夫王柱下方書荀悅申鑒人主
怒如秋霜詩公徒三萬箋云大國三軍合三
萬七千五百人白虎通曰國有三軍何所以
戒非常伐無道唐太宗問魏徵曰此來朝臣
何故不論事對曰陛下虛心采納必有言者
書虎賁三百人註曰勇士稱也若虎賁戰言
其猛也顏延年詩山明望松雪梁簫統四皓
贊儲皇不安我德是顯

贈柳圓

竹實滿秋圃鳳來何苦飢還同月下鵲三繞
未安枝齊賢曰鄭玄毛詩箋云鳳凰之性非竹實不食魏武樂府曰月明星稀烏

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士贇】曰魏文帝樂府曰薄暮苦飢古艷歌詞曰腸中常苦飢

夫子即瓊樹傾柯拂羽儀懷君戀明德歸去日相思

【齊賢】曰離騷註南方有鳥其名為鳳天為生樹名瓊枝高二十仞大三十圍以琳琅為實張揖曰瓊樹生崑崙西流沙濱世說王戎云大尉神姿高徹如瑤林瓊樹自然是風塵表物易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禮記鳴鳩拂其羽【士贇】曰江淹詩願一見顏色不異瓊樹枝又高步超常倫靈鳳振羽儀班固幽通賦皇十紀而鴻漸兮有羽儀於上京

流夜郎半道承恩放還兼欣尅復之美書懷示息秀才

黃口為人羅白龍乃魚服得罪豈怨天以愚陷網目鯨鯢未剪滅豺狼屢翻覆悲作楚地囚何日秦庭哭【齊賢】曰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註鯨鯢大魚名以喻不義之人漢書豺狼當道安問狐狸左傳晉侯見鍾儀問使稅之語范文子曰楚囚君子也楚昭王在隨申包胥如秦乞師立依於庭墻而哭日夜不絕聲秦師乃出【士贇】曰黃口爻白龍事見前陳孔璋檄吳將校部曲文曰不知天網設張已在網目嬰鑊之魚斯於消爛也鮑照詩邊城屢翻覆遭逢二明主前後兩遷逐去國愁夜郎投身竄荒谷【齊賢】曰二明主明皇肅宗也天寶初明皇召見太白金鑾殿使待詔翰林嘗三欲命白官為高力士所沮

詔令歸山至乾元元年以汾永王璘事流夜郎此爲兩遷逐也半道雪屯蒙曠如鳥出籠遙欣尅復美光武安可同天子巡劍閣儲皇守扶風揚袂正北辰開襟攬羣雄胡兵出月窟雷破關之東左掃因右拂旋收洛陽宫迴輿入咸京席卷六合通齊賢曰唐乾元元年正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皇帝傳國寶符册二月大赦改元四月甲寅朝享太廟有事于南郊乙卯大赦曾子固序曰乾元元年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是也易曰雲雷屯又曰山下有險險而止蒙物上皇幸蜀至扶風父老皆遮道請留上命太子於後宣慰父老曰至尊不肯留其事願率弟子從殿下東破賊上乃諭將士曰太

子仁孝可奉宗廟善輔佐之又諭太子曰兹
之西北諸胡吾禮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上遂
入蜀太子自奉天北上陳倉杜鴻漸說太子
往靈武七月甲子即位以廣平王俶爲天下
兵馬元帥九月將朔方等軍及回紇西域之
衆十五萬發鳳翔懷仁可汗遣其子葉護將
其兵傚見葉護約爲兄弟葉護呼俶爲兄壬
寅至長安城西李嗣業爲前軍郭子儀爲中
軍王思禮爲後軍癸卯大軍入西京留長安
三日引軍東出十月廣平王至曲沃葉護使
將軍鼻施吐撥裴羅等引軍旁南山搜伏因
駐嶺北郭子儀與賊遇於新店賊依山而陳
回紇自南山襲其背於黃埃中發十餘矢賊
驚顧曰回紇至矣遂潰官軍與回紇夾擊之
賊大敗庚申慶緒走河北壬戌廣平王入東
京**童蒙**曰屯蒙之義即易註始於冥昧夫昧
莫若蒙之義蓋太白遺暗昧之謗茲焉雪釋
故取義云晉郭瑀字元瑜敦煌人張天錫徵

之瑪指鄭鴟示使曰此烏也安可籠哉乃深逃絕迹齊劉善明謂沈攸之曰此已籠之烏耳晉王導曰剋復神州語譬鉆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後漢鄧禹說光武曰方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天下不足定也陸機辨亡論羣雄蜂駭義兵四合揭雄賊西壘月窟史年表太史公曰明天子兼文武席卷四海後漢馮衍傳皇帝席卷天下蔡邕釋誨曰掃六合之穢慝清宇宙之塵埃緌軍傳曰六合同風叱

咤開帝業手成天地功大駕還長安兩日忽

再中一朝讓寶位劒璽傳無窮【賢】日通鑑十二月丙午上皇至咸陽上備法駕迎於望賢宮上皇在宮南樓上釋黃袍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拜舞樓下上皇降樓撫上而泣上捧上皇足嗚咽不自勝上皇索黃袍自爲上著之上伏地

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使朕
得保養餘齒汝之孝也上不得已受之父老
在仗外歡呼且拜上令開仗縱千餘人入謁
上皇曰臣等今日復覩二聖相見死無恨矣
丁未發行宮上皇上馬上親執鞚行數步上
皇止之上乘馬前引不敢當馳道上皇自開
遠入御含元殿慰撫百官詣長樂殿謝九廟
主即日幸興慶宮遂居之上累表避位還東
宮上皇不許所謂日再中漢郊祀志新垣平
言臣候日再中須之日卻復中乾元元年正
月戊寅上皇御宣政殿授冊此讓位之本末
也高祖斬蛇劒與傳國璽李斯所書者皆歷
代傳之以為國寶【雷霆】曰後漢皇甫嵩傳曰
叱咤可以興雷電前異姓諸侯王表高帝五
載而成帝業班彪王命論英雄陳力羣策畢
舉此高祖所以成帝業也鄭國語曰夫成天
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殷周是
也蔡邕獨斷曰大駕備千乘萬騎易曰聖人

之大寶曰位漢董仲舒策曰傳之無窮施之罔極愧無秋毫力誰念矍鑠翁弋者何所簒高飛仰冥鴻棄劍學丹砂臨鑪雙玉童寄言息夫子歲晚陟方蓬齊賢曰光武謂馬援曰矍鑠哉是翁也揚子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士贇曰孟子明足以察秋毫之末魏伯陽周易參同契丹砂木精得金乃并又曰臨鑪定銖兩方蓬方壺蓬萊也

贈張相鎬二首時逃難在宿松山作後一首亦作晉載重寄張相公

神器難竊弄天狼窺紫宸六龍遷白日四海暗胡塵齊賢曰李斯扶正神器四海懽心神器天位也天狼一星在東井南主盜

賊爲害楚辭舉長矢兮射天狼紫宸天帝所
居春秋命曆序曰日出扶桑駕六龍以上下
【神器】曰晉書慕容德載記論曰跨有全齊竊
弄神器慕容恪載記贊曰俶竊神器憑陵帝
鄉守不以德終致餘殃老子曰天下神器不
可爲也爲者敗之也班彪王命論不知神器
有命不可以智力求韋昭曰神器天子璽符
服御之物向曰神器帝位也晉書劉聰載記
論曰昔幽后不綱
胡塵暗於戲水
昊穹降元宰君子方經綸
澹然養浩氣歘起持大鈞秀骨象山嶽英謀
合鬼神佐漢解鴻門生唐爲後身擁旄秉金
鉞伐鼓乘朱輪【浩然】曰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賈誼鵩賦曰大鈞播
物坱圠無垠詩曰誰秉國鈞傳燈錄慧可大
師背欲受果頭痛如刺欲治之空中曰此乃

換骨非常痛也視其項骨即如玉峯秀出矣
易曰大人者與鬼神合其吉凶漢書沛公入
關秦王子嬰降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欲擊
沛公項伯遂夜馳見張良欲與俱亡良乃因
要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婚姻令其
言沛公不敢背項羽沛公乃從百餘騎驅之
鴻門見謝項羽得解歸張鎬字從周博州人
好伯王大略楊國忠執政求天下士爲己重
聞鎬才薦之釋褐拜左拾遺歷侍御史元宗
入蜀鎬徒步扈從俄遣詣肅宗所論事尋拜
平章事詔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諸軍事帝
還京封南陽郡公以本軍鎭汴州盖諭鎬爲
子房後身也尚書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
楊惲報孫會宗書曰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
者十人毛詩伐鼓淵淵[illegible]曰司馬相如封
禪書肇自顥穹生民晉書王導傳論曰賓贊
元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謀竟翦吞沙之
寇易曰雲雷屯君子以經綸班固涿邪山祝

文曰杖節擁旄征人伐鼓虞義詩擁旄爲漢將汗馬出長城漢劉向曰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虎將如雷霆揔戎向東巡諸侯拜馬首猛士騎鯨鱗澤被魚鳥悅令行草木春聖智不失時建功及良辰[illegible]曰詩云如雷如霆徐方震驚左傳荀偃曰惟余馬首是瞻羽獵賦乘巨鱗騎鯨魚戰國策聖人不能爲時能不失時耳[illegible]曰詩云進厥虎臣闞如虓虎漢晁錯策草木諸產皆被其澤荀子曰令行禁止班固賓戲六合之內莫不沐浴玄德譬猶草木之殖山林鳥魚之毓川澤東征賦選良辰而將行醜虜安足紀可貽幗與巾倒瀉溟海珠盡爲入幕琢馮異獻赤伏鄧生倏來臻庶同昆陽

舉再觀漢儀新

齊賢曰蜀志諸葛亮屯五丈原司馬懿與亮相守百餘日亮數挑戰懿不出亮乃遺懿巾幗婦人之飾懿怒上表請戰魏使辛毗杖節制之遽詩譬海出明珠晉書郄生可謂入幕之賓矣光武在長安時同舍生彊華奉赤伏符曰劉秀發兵誅不道四夷雲集龍鬬野四七之際火為主遂於是即位馮異傳云諸將勸光武即位光武曰我昨夜夢乘赤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再拜賀曰此天命發於精神心中動悸大王謙重之性耳異遂議上尊號無赤伏符事疑誤鄧禹傳光武初安集河北禹杖節北渡追及於鄴光武見之甚懽後漢書王莽遣王邑王尋發兵平定山東會者四十二萬人諸將見兵盛皆反走入昆陽城中惟有八九千人光武使王鳳王常守昆陽夜與李軼出城外收兵時莽兵到城下者且十萬圍之數十重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光武自將步騎千

餘爲前鋒去大軍四五里而陳尋邑亦遣兵數合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千級諸將喜曰劉將軍平生見小敵怯今見大敵勇可恠也光武復進尋邑卻光武與二千人衝其中堅尋邑自將萬餘迎戰陳亂漢兵乘之遂殺王尋城中鼓譟而出震呼動天地莽兵大潰更始將都洛陽以光武行司隸校尉前修宫府光武置僚屬作文移一如舊章三輔吏士東迎更始見司隸僚屬皆歡喜曰不圖今日復見漢官威儀【士贇】曰詩云仍執醜虜晉書桓温傳論曰何醜虜之猖狂而亂離之斯瘼者也晉書呂纂載記論曰仗義而誅醜虜

昔爲管將鮑中奔吳隔秦一生欲輔主百代期榮親其事竟不就哀哉難重陳卧病宿松山蒼茫空四隣風雲激壯志枯槁驚常倫【齊賢】曰劉

越石詩棄置勿重陳太白自註時在宿松山
宿松縣隸舒州同安縣士贇曰鮀鵝詩投軀
報明主晉天文志百代不易之道也尚書睢
乃四鄰易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
班固答賓戲曰皆躡風雲之會從漢馬武傳
論咸能感會風雲奮其智勇班超曰小子安
知壯士志哉莊子
日枯槁之士宿名閒君自天來目張氣益振
亞夫得劇孟敵國空無人捫蝨對桓公願得
論悲辛大塊方噫氣何辭鼓青蘋斯言儻不
合歸老漢江濱齊賢曰漢劇孟傳吳楚反時
條侯至河南得劇孟喜曰吳
楚舉大事而不求劇孟吾知其無能為已天
下騷動大將軍得之若一敵國晉載記王猛
隱于華陰山懷佐世之志希龍顏之主斂翼
待時候風雲而後動桓温入關猛被褐而詣

之一面談當世之事捫虱而言旁若無人溫
察而異之鮑照野鶴賦對鍾鼓之悲辛莊子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宋玉風賦風生於地起
於青蘋之末禹貢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自漢
中以下至漢陽軍大別山入江皆曰漢江【士
贇】曰漢周亞夫傳曰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
天而下也漢書疏廣疏受曰今仕宦至二千
石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
遂上疏乞骸骨上
以年篤老皆許之

其二

本家隴西人先爲漢邊將功略蓋天地名飛
青雲上苦戰竟不侯當年頗惆悵【齊賢】曰唐宗室世系
表帝顓頊生大業大業生女華女華生皐陶
爲堯大理生益歷虞夏商世爲大理以官命

族為理氏紂時理徵以直道不容得罪而死
其妻契和氏與子利貞逃難於伊侯之墟食
木子得全遂改理為李氏利貞生昌祖為陳
大夫家于苦縣生彤德彤生孫碩宗周康王
賜采邑於苦縣五世孫乾為周上御史大夫
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伯陽一字聃周平
王時為太史其後有李汪為秦將軍生曇趙
柏人侯生四子崇辨昭璣崇為隴西房璣為
趙郡房崇生瑤瑤生信信生超超生仲翔翔
生尚成紀令因居成紀尚生廣二子長曰當
户生陵次曰敢生禹其後李弇為前涼張駿
天水太守太守生昶昶生暠字玄盛西涼武
昭王興聖皇帝太白興聖皇帝九世孫隋末
其先以罪徙西域神龍初遁還客巴西因家
焉是生白白既長隱岷山州舉有道不應蘇
頲為益州長史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
以學可比相如然喜縱横術擊劔為任俠輕
財重施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

明陶沔居徂徠山日沈飲號竹溪六逸天寶
初南入會稽與吳筠善筠被召故白亦至長
安往見賀知章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
也言於元宗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
篇賜食親手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王亮謂姚
襄曰公英名蓋世謝靈運詩託身青雲上望
氣王朔與李廣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將軍
所以不侯也【[illegible]】曰漢長孫適傳帝王之功
非一士之略裔子曰功積如天地唐旁玄齡
曰秦王功蓋宇宙史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
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
哉又須賈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蕘
辭曰惆悵兮私自憐世傳崆峒勇氣激金風壯英烈遺
厥孫百代神猶王【詳[illegible]】曰寰宇記肅州昔月支之地漢武時為武威酒
泉郡崆峒山在郡東爾雅曰北戴斗極為崆峒崆峒之人武西主金故秋謂之金風王去

聲【士贇】曰梁元帝纂要曰秋風曰金風詩云貽厥孫謀書云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後漢楊震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厚乎晉陸雲傳百代文宗一人而已莊子曰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飮神雖王不善也

十五觀奇書作賦凌相如龍顏惠殊寵麟閣憑天居晚途未云已蹭蹬遭讒毀【齊賢】曰太白上裴長史書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與韓荊州書曰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公卿漢高祖隆準而龍顏言召見之時御手調羹步輦降迎也麒麟閣蕭何造以藏秘書賢才言供奉翰林也海賦蹭蹬窮波註云失勢貌言高力士激貴妃沮抑之也【士贇】【齊賢】曰班固漢志新莽居攝使甄豐改定六書二曰奇字即古字有異者漢揚雄傳蜀有司馬相如作賦甚弘麗溫雅揚雄壯之每作賦

常擬之以爲式左太沖詩作賦擬相如魏志曹爽傳世蒙殊寵夏侯尚傳各受殊寵蔡邕述征賦曰皇家赫而天居居鮑照白紵舞歌辭曰桂宮栢寢擬天居又詩曰層閶肅天居

想像晉末時崩騰胡塵起衣冠陷鋒鏑戎虜盈朝市石勒窺神州劉聰劫天子晉書曰晉懷帝永嘉四年六月劉元海死聰弒兄和而自立拔石勒汲郡公五年與劉粲率騎三萬會劉曜王彌寇洛陽聞之帝出華林園門曜等追及遂焚宮廟辱妃后百官士庶死者三萬餘人勒歸功於彌曜遂出屯許昌帝蒙塵於平陽王琦曰謝靈運詩崩騰永嘉末逼迫太元始河外無反正江左又感圮晉書劉聰載記論曰昔幽后不綱胡塵暗於戲水襄王失御戎馬生於關洛孟子曰如以朝衣朝冠坐於塗炭齊宣德皇后令曰衣冠泯絕禮樂崩喪南史

梁武帝紀論曰衣冠甃鋒鏑之下老幼揹戎馬之足晉書樂廣傳論曰犬羊之侶鋒鏑如雲晉書慕容恪載記曰鋒鏑未交白蒜淪境衡翻暫鬱紫陌成墟晉書石勒載記論曰朝市淪胥若流航於鯨浪王公顛仆譬游魂於龍漠又慕容垂載記曰市朝屢改艱虞靡息晉孝武紀論曰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焉踐戴記論曰自五胡繼慝九域淪胥帝里神州遂混之為荒裔鴻含寶位咸假之於雜種呂纂載記論曰竊號神州劉聰載記論曰今胡寇不仁有同豺豕後天子以行觴驅乘輿而執蓋劉聰竟得壽終非不幸也

撫劍夜吟嘯雄心日千里誓欲斬鯨鯢澄清洛陽水

【齊賢】曰左傳子朱怒撫劍從之又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敬取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杜預註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士贇】曰後漢臧宮傳臧宮馬武之徒撫鳴

劒而抵掌志馳於伊吾之北矣晉謝安傳吟嘯自若阮瑀與孫權書曰大丈夫雄心能無發憤者也史荊軻傳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魏武帝樂歌老驥伏櫪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袁崧漢書王允郭林宗見而奇之曰王生一日千里王佐才也晉明帝紀論曰去袞經而踐戎場斬鯨鯢而拜陵闕後漢范滂傳滂爲詔使登車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

六合瀰霖雨萬物無彫枯我揮一杯水自笑何區區

【霖雨】曰說命曰用汝作霖雨【[illegible]】曰左思詩咄嗟復彫枯孟子猶以一杯水救一車薪之火也李陵書曰區區之心竊慕此耳漢書禮樂志曰河間區區小國藩臣又楚元王傳豈爲區區之禮哉師古曰區區小貌嵇康書曰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

因人恥成事貴欲決良圖滅虜

不言功飄然陟蓬壺惟有安期舄留之滄海隅[齊賢]曰史毛遂曰公等碌碌所謂因人成事者也左太中詩夢想騁良圖抱朴子安期留舄事見二卷尚書丞冒海隅[士贇]曰魏志周訪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何功之有

聞謝楊兒吟猛虎詞因此有贈

同州隔秋浦聞吟猛虎詞晨朝來借問知是謝楊兒[齊賢]曰樂府猛虎行古詞曰飢不從猛虎食暮不從野雀棲野雀安無巢遊子爲誰驕陸士衡亦有猛虎行見三卷注郭璞詩云借問此誰何云是鬼谷子

宿清溪主人

夜到清溪宿主人碧巖裏簷楹掛星斗枕席響風水月落西山時啾啾夜猿起【齊賢】曰九域志池州治貴池縣有清溪鎮【士贇】曰楚辭云猿啾啾兮狖夜鳴

繫尋陽上崔相渙三首

邯鄲四十萬同日陷長平能迴造化筆或冀一人生【齊賢】曰趙孝成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秦爲反間趙王使趙括代廉頗秦乃陰使白起爲上將軍射殺趙括四十萬人降起起挾詐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

其二

毛遂不墮井曾參寧殺人虛言誤公子投杼惑慈親白璧雙明月方知一玉真

齊賢曰史記秦圍趙邯鄲趙使平原君求救於楚約食客文武備者二十人偕得十九人毛遂前贊願備員遂定從而歸甘茂曰曾參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機踰墻而走士贇曰按此一首詩乃是全襲括葛洪西京雜記一段之語今錄于下曰漢杜陵秋胡者能通尚書善爲古隸字爲翟公所禮欲以兄文妻之或曰秋胡已經娶而失禮妻遂溺死不可妻也馳象曰今之秋胡非昔之秋胡也昔魯有兩曾參趙

有兩毛遂南會參殺人見捕人以告北曾參毋毋見以疑野人毛遂墮井而死客人告平原君平原君曰嗟乎天喪予矣既而知野人毛遂非平原君客也豈得以昔之叡胡失禮而絕婚今之秋胡然物固亦有似之而非者王之未理者為璞死鼠未屠者亦為璞月旦之為朔車之輔亦謂之朔名齊實異所宜辨也太白引此事者亦自况其遭誣耳漢鄒陽傳曰明月之珠夜光之璧史虞卿立談白璧一雙

其三　此一首恐非上崔相亦恐非太白之作

虛傳一片雨枉作陽臺神縱為夢裏相隨去不是襄王傾國人

齊賢曰襄陽者舊傳赤帝之女瑤姬未行而卒葬於巫山之陽曰巫山之女又楚襄王神女事見二卷漢李延年曰一笑傾人城再笑傾人國

巴陵贈賈舍人

賈生西望憶京華湘浦南遷莫怨嗟聖主恩深漢文帝憐君不遣到長沙

齊賢曰郭璞詩京華豪俠窟賈誼事見前今長沙有賈誼井尚存士贇曰已上末卷八首恐非太白之作吾故厘置卷末以別之以俟具眼者

分類補註李太白詩卷之十一